再生緣全傳

再生緣全傳卷之十四

詩曰

幾度香音幾度空　心神潦倒病[illegible]

岐黃有藥非真味　伉儷無緣是苦衷

飛絮落花魂欲斷　巫雲楚雨夢難通

盧醫便得將何益　直待銀河七夕中

歲暮時光正季冬　晴明天氣日曈曨　閑庭未歸留殘冬、深院初開動暖風　嬌鳥隔窗書幌靜　晚暉臨硯染池融　新毫試處含香潤　舊墨研來落紙濃　作事未成難半廢　編詞已想要完工　情長不斷滔〻接

語雖無收慢占窮　盡教精神來筆上　金收意興到書
中　就同那　天孫織錦千絲巧　就如同　孔雀開屏
万色鮮　上本十三今十四　昨朝署住此脚跤　前回
是　南金頂替來都下　這回是　元主傳宣入殿中
仗我尖尖三寸管　作成了　再生緣內事無窮
話說元天子立差隨駕官官召取孟嚴君入朝見駕不
多時那內臣飛來奏道啟萬歲爺得知忠孝王原配名
　到午門首
成宗帝主動天顏　一旨如飛門快傳　殿上君王先舉
目　階前文武一齊觀　黃門官長呼聲進　閃入娥嬌

恙嚴仙　但見那　冉冉風來細細香　朝前步入一紅

粧　烏雲巧髮盤龍髻　玉体輕披綉雀裳　姣滴滴

宮粉微凝桃面嫩　細彎彎　黛螺淺掃柳眉長　嬰盈

盈　雨痕秋水睁含秀　紅艷艷　一點櫻桃口露香

光閃閃　金鳳釵頭挑寶串　錦騷騷　彩鸞裙下隱鞋

那　論輕盈　未知趙后風前態　評美麗　欲認楊妃

醉後粧　進覲時　頗有規模和樂止　行禮處　也无

怯懼與驚惶　果是個　大家小姐非同俗　果是個

宮苑千金不比常　走近階前剃工拜　鶯聲燕語叫君

王

臣女云南孟麗君蒙君恩欽召來都今在朝前見駕願

吾皇萬歲萬歲萬匕歲

閉門弱質避時危　無奈攜僭出不歸　抗違綸音誠有罪　撩持冷節幸無虧　謝天恩　再懇勿究從前過

謝天恩　降謝仍宣現在回　今日得聯皇上面　臣女是　御環緋草報猶虧　南金言訖階前跪　倒把那

朝内君臣喜動眉

話說這一个項　南金走進朝内那兩家的父子就不像

画上見路飄雲的光景了　一人人面生京色

一個匕面帶春風　武憲王爺喜氣高　乱拉年少小姣

豪　還不着　快些瞧　這次佳音必有苗　來者訣非

虛詐冒　今番豈是枉徒勞　你觀他　雖無面上傾城

貌　你覌他　也像圖中四五毫　大料真容顏太美

孟子金　多應就是此多姣

阿芝田呀你不要痴心太過了將就些罷

如若消停時領將　再休推短與推長　前番是　一些

不像疑虛冒　這回是　多半相同豈假粧　務必要邦

圖上樣　倒勸你　從令歌下此心腸　停山國丈言完

咲　混亂東平忠孝王　喜色已生桃頰上　愁痕还在

鎖眉傍　心輾轉　眼端詳　看着姣娥暗忖量

阿嗜果然有些兒相像難道竟不是孟麗君不成
乍逢渾是圖中人　細看猶同四五分　止不過面上
未知圖上白　止不過　形痕難反像丹青　止不過
粧濃態艷差原配　止不過　近俗无情欠麗君　如若
較之前者女　自然是　他还老得孟千金
咳雖然如此不可以假為真
老師如此像真容　何且前書番個空　來者裙釵雖則
似　規模止得五分同　休動念　莫掛胸　不可糊塗
要假充　忠孝王爺疑更喜　凝睜只是看花容　這一
邊　亭山父子班前覷　那一邊　孟相爺見意內窮

忽覩玉顏真同色　細詳眼目蹙眉峰　喜齡看〻龍圖
開　承相覩覩待講公　父對兒來兒對父　兩下迴
低聲議論這情衷
丞相道阿嘉齡你看他可有些相像麼呀爹〻這女子
竟有四五分的一般但是覩他行走起來覺得不甚穩
便似乎穿高底鞋兒的模樣
妹子行來穩〻然　爭如玉樹倚風前　他雖端重非輕
態　只覺得　脚下亭〻退復前　而且只推相像半
又無非　冒名頂替一紅顏　龍圖點首微〻應　復把
肩頭撥一撥

阿隋嘉齡你所他的口氣可像妹子的聲音

待請低言差不多　同鄉口氣自然得　一家父子私相議　聽趂趣　京動風流鄉保和　姣服同波兒子女乔腮含笑着姣娥　心猜想　意猜摩　可快佳人竟似吾

阿隋尚絕了這女子可不相像眞容連我自家也不信自家了

一進來竟是眞　眉稍眼角像多分　此時臨近猶同乎　莫非他　委寬云雨畫眠君　欲拋無不能含貌緣何陌路會同形　眞可怪　果堪京　天賜明堂作偕

身但願大家都認了　這樁事作就完成　少年元宰
心深喜　一回頭　忙叫龍圖孟夫人
阿嚐老前輩大喜大喜道不是孟千金還是那一個你
看他的面貌難道再有什么猜疑
分明與圖一般容　眉目身材件件同　當面現存真令
愛　老前輩　你休錯悞與朦朧
阿嚐侍講先生你观他可是令妹麽
此情還有甚猜疑　快快當先認了伊　骨肉團圓真大
喜　從今後　滿門喜慶得非常　少年元宰言完笑
又向京平千歲提

阿忠孝君侯你見了沒有可是令正王妃不是
你看分明似畫間　一般態度一般顏　如今更有何疑
處　還不同　皇上之前奏說然　酈相言完連道像
弄得那　東平千歲也生嫌
阿老師大人也看得像庅然而未堪全信
若據門生看起來　十分只好五分借　老師竟道真已
像　且觀他　說甚言來許甚懷　忠孝王爺心半信
龍圖學士意同呆　觀女子　看裙釵　翁婿双双動了
猜　酈相時間私得意　春風早滿粉香腮　不言左右
朝班內　且說那　殿上君王信處裁

話說元天子坐在那金鑾殿上遠遠看見献上來的女子走入朝內這一派態度容光已拿定是孟麗君了及至臨近一覩纔看出只有四五分的相像

天子當時暗忖量　送來女子也非常　作觀竟有圖中貌　細看纔差画裡粧　如若較之初献者　自然仙紅顏翠鬟有容光　丰姿綽約雖非絕　態度婀娜始也揚　這等佳人今亦少　莫得起　如花似玉一娉娘

咳且住朕看這女子既有四五分的相像多半是孟麗君了

一幅真容难作憑　况兼親手自描成　只須眉目添些

孀　就個做　閉花羞月絕世人　大料本身無此貌
不過似　送來女子任娉婷　既然一半相同了　試七
他　真麗君來假麗君
呀　恁底一個法兒方試得出呢　有了　前番是朕命孟龍
圖上來認女兒　他所以得知就知父親
一把扯袍拽作帶　聲七父短與爹長　撒嬌痴　倒言
嚴父拋親女　粧苦楚　反說夫君要正房　弄得朕為
昏亂了　辨不出　是真是假　內中詳　此番只像前番
作　另自安排一個房　休叫龍圖來上殿　竟命這
裙釵下去認椿堂　他知識認無差悞　就可知　不是

虛充與假粧　天子時間難辨定　一声御旨降端詳
既云南女子你就是孟麗君我就此平身上殿來所朕
躬親諭　是臣女孟麗君謹遵謝皇上的天恩賜免
假冒千金立起來　飄上闌墀上朝階　鳴玉佩　翻牙
牌　舉袖三呼伏殿台　元帝凝眸重看上　一声旨下
諭穆欽
阿隋献來的女子尔果就真正孟麗君了　明陛下臣
女埋没數年今日蒙恩召見若非真正麗君怎敢假充
而至
君王頷首道叢然　只是其間有別端　朕旨須行天下

殿 謝我皇恩過一紅顏 那女子 擁珠抱璞才備美
那女子 似玉如花貌亦妍 只爲詭圖言不是 朕將
他 暫時收入內宮間 伊雖未賜親王府 情實情虛
尚沒有 今日雲南查到你 朕躬也 辦出誰直與誰
偏
阿雲南的女子你說是真正麗君那湖廣獻來的也說
是真正麗君這兩個孟麗君朕如何辨得出誰真誰假
尔既言稱非冒名 必然認得自家人 兩班文武今俱
在 看一看 那是兒來那是覘 如若果然差錯處
前看假冒你爲真 謝廷諭罷呼聲去 暗地埋 壹坏

盧充孟麗君　疊疊春風生碧柳　盈盈笑靨綻朱櫻

眞進禮　再起身　嫩轉流鶯𠹌一聲　是臣女孟麗君

謝　遵欽命就此出認臣父臣兄

南金時下起身來　玉佩珊珊步赤階　口不明言心暗

想　十分得意細安排

阿唷妙阿我已問侯五嫂問得分明他說孟大人是白面烏鬚長眉明目魁偉的体段長大的身材少老爷是瘦瘦龐兒翩翩休態細彎彎兩道蛾眉水冷冷一双鳳眼身軀頎不魁梧風度十分俊雅年紀二十三歲還是個無鬚的白面郎君

若據傢家這等言　認父認兒有何難　當朝獻官京人
手　篇叫那　孟相爺兒也信然　假當千金思想畢
不慌不亂款金蓮　隔下殿　至階前　俏眼流波盼兩
班　未看文來先看武　他的那　芳心一轉自家言
呀且住　禁不得孟丞相要作吏　奴家倒也在武官隊內
也未可知　待我覷了一覷西首再去搜索東班
聰明尖巧須臾　未看文臣看武臣　婉轉秋波觀仔
細　斜回俏眼看分明　加檢點　密搜尋　一一從頭
認個淸　但見那　武班首領二親王　一在中年一少
郎　盡都是　支珠朝冠金燦爛　盡都是　四圍龍服

鎮安黨 戲遊源七 扶天捧日真豪傑 貌豐七 定國安邦大樑棵 看过中年觀少者 項南金 秋波微轉小王爺 但見他 炎抹龍冠翠翅招 全身裝束護風標 足登粉底靴雙隻 腰繫羊脂帶一條 抱的是隱隱花紋雕象簡 穿的是 團團云影繡龍袍 面如南粉紅生暈 唇若塗朱艷帶嬌 秋水寒冷濃眼送春山遠映兩眉高 姿容美麗心堪動 態度風光意可搖 好一個 定国安邦講俊傑 好一個 超群出衆小英豪 南金看罷王爺相 不由的 魂膽消來魄暗消

阿唷好生愛人這位少的王爺莫非他就是東平千歲怎生如此美容光　白面朱唇傳粉臘　態度風流真可愛　好一個　少年帝子小親王

呀奇了他怎麽仔細的看着奴家面帶一番京喜敢應該是那東平　曉得了　原配從回心內欣　故此而含京喜色　不住的　風流俊眼看頻頻　如有意似生情　眉上含愁臉帶春　只道奴家真正室　誰知我是假千金　今朝認出兄和父　便與你　花燭同偕百歲緣

咳嫁得這麽一位王爺也是我項南金的僥倖了

好生遂意好生欢 再不想 得遇王親美少年 但願神明相保佑 輕匕成就此姻緣 如志想 称心田 歪柱馳驅這一番 項氏前金私打算 含愁含喜又含憐 凝鳳眼 軸花顔 戀匕难分只是覷 鄰相班中偷看見 笑生凄頰暗欣然

阿哨是了這女子看見芝田了

這般見愛這般欣 顧盼凝思万種情 未看文求先看武 他就知 兩班內有小皇親 貞著意 寔留心 算得聰明伶俐人 見了芝田如此喜 亦一番 多情之態可憐生

咳有名的女子尔果是認得出父親兄長我就把忠孝
王送與你何妨
但是你是有名來 係識親兄與父臺 如若消停差悞
了 這一段 稱心好事不能偕
咳我[illegible]堂 倒恨不得指示於你
係生俵[illegible]差 認出了 親父親兄嫁少華 花燭
成婚春正美 洞房合巹壹夜佳 好待吾 放心端立
三公位 也教你 如願手歸皇甫衙 只恨不能通情
信 倒替你 躭真躭慮與嗟呀 風流相国心中想
蹙七眉頭又看他 只見那 姣娥灘過武班中 說了

声　没有爹娘没有兄　欸乜鬼難離却右　回乜玉西
又胡哀　加仔細　不朦朧　秋水流波認爻兄
話說填南金蓿得西边没有隨即走到東首來但見那
領班出有眾皇親　帝室宗枝駙馬們　有几位　蛟袜
朝冠分翠翅　有几位　團龍四服滚祥云　有几位
黃金襆映漭乜面　有几位　紅錦袍披褭乜身　有几
位　髮鬢如銀當暮歲　有几位　容顏似玉正青春
王公侯伯諸人下　就是堂乜一宰臣　但見他　襆頭
象簡紫羅袍　五綹長鬚海下飄　目朗眉清真貴相
腰圓厚背有奇標　足蹈斜踏靴双隻　懷內高揞笏一

係　年　紀約來花甲外　精神壯健尚無消　南金晉
鬢彩丞相　暗々沈吟三兩遍
呼且住這位大人的品貌雖与僕家所言彷彿但是年
紀不對些
五娘曾云四十三　此官已在六旬間　料來不是龍圖
閣　奴且看　金幞朝袍第二員　項女南金思想說
微々擺首又頻瞻　只見那　次位廷臣亦宰公　年華
都在五旬中　紫袍掛体龍獅水　綉補遮心雀舞空
白面烏鬚清而格　長眉朗目好像容　真個是　嵬儔
休閑言々對　真個是　長大身材何々同　項氏南金

覓到此　就不覺　芳心一萬亂捲風

阿呀不料呀這一位大人斷斷無疑是孟湘了

件件樁樁已合之　此時不認待何時　拉將衆父求丹

陛　奏了親兄奏聖墀　諸事一完無慮矣　就好与

風流壯子續絲孫

阿呀妙呀這還什麽猜疑只要認親便了

南金時亦不遲延　款動弓鞋搶上前　行未近　先把

眉愁低鎖黛　步將臨　就提彩袖掩花顏　離石隊

撲東班　又帶愁來又帶歎　別位官員多不識　扯住

了　龍圖學士叫椿年

阿呀爹爹阿不孝女兒麗君在此

可憐逼近不能留留無奈全貞作遠遊 未得親身依膝下 聊將小影慰心頭 兒只得 才充青選非難事 兒只說 暫換烏紗亦可謀 不想一朝机密破 多虧了 項家繼父暫收留

阿呀爹爹 呀 数年不得相逢今日又能重見

自從昏夜出家門 女扮男装帶婢行 避禍不能依父母 全身無奈涉艱辛 項家借宿初逢面 西府為賓便訓文 都被學生諳坐破 窺見了 婦人鞋履報其親

咳爹々呀共時女兒不能隱瞞沒奈何告白東翁

多感東人甚見憐　收爲繼女不揚言　重更坤道衣和服　又那男裝鞋共冠　思念爹娘惟有淚　撿持節行自原甘　可憐一別椿萱後　似這等　隱姓埋名竟數年

阿唷爹々呀今日相逢莫非是夢

謝天謝地謝君王　欽名來都得見將　萬事千情言不盡　兒只好　回歸家內訴衷腸　南金言乞斜遮面　跪在了　孟相龍兩學士傍

話說項南金道一相認就得過孟龍圖父子惟從痴呆

武憲王爺見又驚又喜倒把一位保和學士心內也詫異起來

明堂一見大驚疑 色変心揺意更迷 柳葉眉邉春淺匕 蓮花面上笑微匕 私道怪 暗称奇 此女如何辯是非

阿哨真正奇絕了這個女子怎広認得父親

多少文官与武臣 單匕扯着是孩親 他莫非 異傳會卜金錢掛 他莫非 妖術能驅莫偶人 他莫非 同在云南曾見過 他莫非 神何変化故知聞 今朝此事真奇絕 好叫我 恭世聰明也不明

呀這也罷了他或者偶然看着望認得不差却怎应道

我留真容的勾當也知起來

這件奇情实怪哉　冒名女子怎知來　完要說　親身不得依於膝　完要說　小影耶將慰所懷　完要說　鬢換烏紗應可望　完要說　才充青選不難哉　道般情節應何曉　莫非神仙降世來　鄺相明堂心詫疑癸看着　冒名頂姓女裙釵

話說鄺丞相猜疑不出只是笑看着南金那五龍圖看了他的光景听了他的言詞不覺將信將疑竟有五六分認為真了

呆々觀看女娥娥　疑假疑真理會無　眉色帶言心點
與容顏合意竟猜摩　看了他　拉將袍服原思退
見了他　跪倒身軀又要扶　慢々遲々難決絕　吞々
吐々只含糊　低頭欲認爾金女　回眼還瞧鄰保郎
年少三公观孟相　故意的　一声失笑叫龍圖
阿呀龍圖公老前輩还是疑我心麼
眼前放着貴千金　还遂观吾假冒人　何故疑心如此
重　速一個　親生令愛也難明　少年元宰言完咲
孟相登時假當真　竟不回观東平輔　公然要認項南
金　微欸口　半躬身　垂手相扶叫一声

一呀尔說是吾女麗君丛再認」一認誰是尔的兄長
南金聞說暗生欢　立起身來整〻衫　答應一声先領
命　故意的　袖遮粉面拭淚斑
呀爹〻女兒雖則出外几年那有個不認識女兄之理
雖則出門數載長　何曾一日放心腸　爹娘面貌焉能
摸　手足形容豈得忘　既是爹〻如此說　奴就去
拉將兄長見椿堂　南金言說言悲泣　袖掩花容退步
行　只見他　退行几步就抬頭　搽袖遮腮荅鳳眸
離了龍湖案下看　有一位　少年官宰好風流
但見那孟龍圖的胃下又是一位大臣观他的態度姿

容貌真個是無雙第一

黃金翠翹展烏紗　凛凛威風是可誇　穿一件繡蟒紫袍飛碧波　披一副圍云朝補映紅霞　羊脂寶帶腰間束　粉底烏靴足下登　翠青青　眉似含烟初放柳　嬌艷艷　臉如帶露半開花　風流態度全無匹秀麗姿容只有他　真個是　擲果潘安都莫論　真個是．凝脂控李總休誇　就犹如．清暉朗照連城玉就犹如　國色天香出世花．項氏千金覓到此．芳心不覺大京呀

阿呀奇哉奇絕哪位小王爷已是無雙怎的又有這宏

一位風流宰相
年紀輕〻二八然 竟是個 天姿國色美娟娟 面如
傳粉双腮嫩 唇若塗硃一口鮮 謾說滿朝人莫及
就是這 風流主子比𤠣難 佳品格 好容顏 女子
之中也未覌 如此青春如此貌 怎庅汊 堂〻做到
這般官 咳想些什庅
咳想些什庅他就是美姿容也与奴無涉
南金時下另端詳 遂一觀瞧意不慌 六部公卿俱看
過 回眸又 秋波盼〻鄰明堂 猛然望進龍圖後
有一位 年少官員白面郎 只見他 端然端玉一朝

臣　立在東班第二層　兩道蠶眉青細々　雙痕鳳眼
水冷々　態偏俊雅麗貌瘦　你不魁梧品格清　年紀
都當過二十　他的那儀容點對像嘉齡　南金看見
心知是　疑動紅鞋向上行　佯把烏綃遮粉面　假舒
玉手拂啼痕　含喜悅　帶淒惶　慘々和悲叫一声
啊　情疾兒　呀手足久離深可傷而可嘆
麗君不孝別椿萱　心欲还而未得还　多謝哥々和嫂
嫂　代奴侍奉在堂前　自從一出家門後　再不想
手足分离這几年
阿賢兄呀愚妹一出家門倒不要苦壞了高堂慈母

也因無奈暗濤尋　泣甚當空拜別行　娘父聞風心痛
苦　倘問之切不消云　如今身体平安否　可憐奴
几鼓憂悶日淚淋　嘆正是還有幼姪聊取他而今可好
年幼娃乜最是乖　在家時節解人懷　可憐几載难
相見那月不　意志情牽想這孩　目下長成必更聪多
應是　已延師傳在書齋　此真正是光陰似箭月日如
梭骨分离不覺已是數年之隔了　南京言訖一方呼
侍萠加齡也憐妻　身欲近前更退乜　意將相認又难
爲　难次断　只狐疑　竟有多分信了佢　鄧相時開
心內駭　皇親当下亦京奇　正於面乜相观處　早所

得　殿上傳宣急似飛
呪万歲爺有旨召皇親父子孟相爺兄一同忠孝王原
配王妃都上殿來听諭
一声旨下不留停　大家齊齊向上行　孟相爺兄趙宝
殿　皇親父子拜朝廷　說免礼　賜平身　御案之前
左右分　元主成宗述來詳　南金一跪吐嫩声　啟奏
皇陛下臣女已認父兄特此金鑾覆命　少年天子笑微
微　說了声　尔是眞來不是虛　兄長父親多認了
只須得　東平府內去爲妃　休跪地　忌拍軀　就在
金鑾站在西　趙氏南金忙謝聖　聖延座上問根基

阿孟先生這是尔的女兒了還有什麼狐疑不决

前回湖濱献來人　卿道容言口氣更　這笑已同圖上影　况兼人是本鄉音　父兄已認分明了　難道還非千万真　不必疑來無用忌　先生尔　領回愛女歡遊停

阿小皇親恭喜恭喜朕如今贈了尔的正妃了

從此卿休貧少年　完結了　奪袍射柳好姻緣　洞房合巹家宜慶　花燭成婚實有笑　勸你不須爲羞定做一個　風流王子也欣然

呀眞是麗君眞的既然已出假麗君也要同歸了阿忠孝王你不但原聘重回而且又添一姣

前番敕到那裙釵　亦有容而亦有才　今日既然真者
出　朕賜他　同歸王府正應該　阿孟麗君朕命那方
子與你同歸可肯容納否　天子言完帶笑觀　南金低
首作羞慚　東平千歲猶無語　孟丞相　俯伏金鑾展
上言　陛下向蒙天恩勅命須回待微臣且加酌之　獻
來女子固非虛　面貌声音件件宜　但是形容惟伸伴
這一點含糊之處有猜疑　待臣問占從前事　他
若然對答無差再領伊　孟相奏完連頓首　成宗天
子說声伊　阿孟先生不要斷斷此事朕所依卿所
奏內侍們看個座來待他坐下好講　領旨　內侍齊已

說錦璈　賜了坐　兩家父子與南金　龍圖學士方劄

口　對面多嬌問一声　阿應名的女子尔說是真正麗

君可記得兩姓的姻緣是怎生而定　南金一听假含羞

紅了面　半晌無言不舉眸　孟相連称催快說　有

何慚愧怕抬頭　陳始末　訴情由　說得分明事就休

元主坐中答得哄　道了声　先生耐性且遲留　呼

孟先生尔問到這件事情偏𠇍叫他立時開口　待他慢

七訴將來　不用催催逼女孩　閨閣裙釵都若此　提

到這　婚姻二字口難開　成宗天子言完咲　項南金

微笑花言叫父聲　阿爹已曾稟想些　却不為婚姻怎

廝得慢佻而結戀　憶昔孩兒在故鄉　年登十五在閨房　恰逢兩處媒人至　同日提親拜懇將　一位是現任云南桑布政　一位是　榮歸梓里顧儀堂　二公不約而全至　那時候　嚴父全情善主張

阿爹乜那其間是父親的主意恐傷兩家情面就請皇甫郎君與那劉侯世子在花園內賭射宮袍誰得能射一枝箭射穿柳葉第二枝箭反中金錢第三枝箭射下宮袍者即以女兒許字

任憑天意判姻緣　以免人云有所偏　桑顧二公歸去後　爹乜就　主期整備設華筵　於時皇甫劉奎璧

依約而來多到园　各將弓和羽箭　這便是　奪袍
射柳撞天緣　爹々阿那時侯女兒身還閨中也不知外
边的詳細　但聞仆婦口傳語　是甫郎君奪了袍　便
見爹娘相料理　一家中　忙々碌々在連朝　今春初
八將行聘　從此日　種下災根與禍殃　項女説完詳
嘆氣　龍圖不覺動眉稍　呀言々不錯句々無差这倒
亏你記得這般明白　定下親來便怎生　有何禍事與
災根　奪袍射柳言々對　你再把　以後之情云一云
項女兩金心暗喜　他又將　柳腰欠々啟朱唇　是
爹々听禀容女兒一一告來　自從射柳奪宮袍　奪盤

劉家氣不消　潮面春風甜如蜜　一腔惡業恨如刀
邀將皇甫郎君去　昆明池　水面維舟假叙交　杯酒
盡歡留至府　差了個　家人放火要相燒
阿爹已那放火的家人可是乳娘兒子叫做什麽江進
喬孩兒倒有些記不明白了
他因上夜夢神人　警戒其　莫作傷天害理情　這日
那逃奴去托　良心不昧沖風去　那將皇甫郎君走
夜宿僧僚避遁焚　劉宅仆人相放後　方纔舉火小春
庭　隨行家將傳消信　未曉先逃負道傾　皇甫大人
親察看　帶回進京審其情　俄而骨肉團圓聚　厚贈

了　奎璧之奴放轉身　咳那時候我家也只道亡于水
內　幸存長兄問分明　家下方纔放了眉　這是清和
初夏日　後來就　風波不息屢遭危　龍圖一所南京
語　手拂烏鬚笑面堆　阿晴不錯呀这是月中之事後
來便怎麽樣呢　南京小姐假凄然　故意低頭抵淚班
彩袖遮上紅粉面　粧一個　悲聲哽咽不能言　拜
得個　停山國丈長吁氣　乖得那　忠孝王爺大痛酸
半晌遲上方散口　愁眉慘淡叫春年　阿爹上呀这
後來　就是郎君家的大人奉旨征東了　八月之中出
了演　提兵奉旨下朝鮮　交鋒未几身遭獲　被奸人

詎奏君王說順當　边上凶信瞞着我　可憐兒在鬢
閣間　咳直到次年三月下旬賜婚的聖旨到濵　爹亡母
親方喚孩兒明示　其時女就要捐生　回首三思恐累
親　万折辭來十折辭　存了個改粧主意在心胸
咳也是女兒一時妄想指望要改粧出去做這個女官
荷感爹亡訓女孩　胸中有些小文章　前朝曾出黃崇
古　或者我伏此詩書反得求　妄想癡心成了計
孩兒就假稱遵旨肯和偕　爹亡呀女兒想自已呢
改粧逃了那怎麽抛寒劉家　若思有想必須全　累及
爹娘自怎安　遂念蘇家娘子女　他個是溫柔美麗

一紅顏　若教代嫁劉奎璧　深可謂　公瀛弘來事滿
全　主意决時方整備　終日裡　忙匕同看娛樂蘭
播小使　寫書函　留別双親暗欲潛　過几日來愁几
日　一到了　季春三十好傷殘　咳奴記得是季春月
尽出門的呀那一晚好生痛苦　十几年來伴爻娘　何
會一日別高堂　忽然平地風波起　逼得個　無可如
何改了粧　堂前辭真好苦　背親易服是堪傷　両
履戶　出園墻　帶着樂蘭走別方　南北東西都不曉
只得順着大街走　些可憐呀那時候　孩兒呢身騎
匹馬樂蘭呢肩背行囊　主仆双匕不敢挨　喬粧假扮

遊飛災　係乜官道身惟進　面乜生人首怕抬　出家
時　宿鳥未啼林尚靜　登路後　晨鳴已唱戶俱開
經商士庶紛紛鬧　酒肆茶坊隊乜挨　見與桀蘭羞問
路　沒奈何　隨舂遂串串長街
咳爹乜呀女兒生長十六歲不出閨門自己家中尚有
未曾走到的去処那裡認得外边的地方
昨來串去出蘆蕩　未出昆明二座城　处乜店房多上
火　家乜門　都盡懸灯　心更急　意加京　進退爲难
沒路行　便與桀蘭相計議　要尋一宿要登程　爹乜
呀这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巧乜的撥到一個人家　明灯

高照射街紅　大匕門樓聳碧空　三四家人都說笑
見我門　上前投宿報其衷　俄聞裡面傳声請　移覓
說　整匕衣冠見主翁　敘起來時言細底　方知姓項
郝名隆　長男指職為通判　以下俱皆在幼童　結髮
早亡收數妾　孩兒出仕奔封翁　語間亦問奴名姓
我只得　假捏虛名答項公
阿唷翁匕呀他問說女兒你是那方人氏為什麽到這
南來的那時孩兒隨口應着小生與封君是同府不同
縣姓余名顯表字有声
只為窮儒家業貧　携書訪友到昆明　要求薦个何方

館。未就功名且青耕。天賜逅于無容店。故來拜識
見姑存。項翁一所孩兒說。即便相留住在門。言有
諸男無善教。意思要。欲請足下做先生。兒吾本要
尋書館。何不你。暫屈寒門过几受。見遇良机心甚
喜。於時权做項家庭。去窗教訓諸萬學。自已亦
用心來讀七支。如是住居幾半載。到了那。初冬
時節走風起。爹乜呼孩兒住居在項家整七半年光景
那一天並冬十一日都是東翁的壽辰滿宅中唱戲開筵
十分热鬧。孩兒坐席處無偶。當不得。受訓諸生跪
劝觴。飲到日西深有酒。回归書室臥于床。又來扣

念爹和母　悲感交加醉更傷　一上榻時昏睡去　那曉得　黃湯悅事失提防　爹爹呀女兒呢醉中睡去那一班學生偏又進書房　只為隨身一物還　兜兒繡花到芸居　見師床上和衣睡　他們竟　替我輕輕脫了靴　露出婦人鞋兩隻　大家拍手笑嘻嘻　孩兒京難難遮掩　甲李生　已欲傳揚進內扉　阿唷爹爹呀那時女兒急了沒奈何禁止諸生　他們亦肯呼先生　次日東翁就曉聞　立逼孩兒言細底　無可承認昇敘裙求隱匿　乞瞞人　拜肯東家許着情　項老封君多厚意　于時過繼作螟蛉　更女服　脫男巾　仍復原

形衣本身　埋沒至今蒙帝君　丽君重見我嚴親　苦
可傷可嘆一為父母竟是只底几年　諸叙訴罷悽凄ヽ
袖掩花容玉頸低　孟相爺兒俱大信　皇親父子各無
疑　東平千歲京加喜　他得那一片心中已叫妻
阿嗜奇哉奇絕那曉得我丽君原配还在他那本地云南
可笑孤家似夢中　几番欢喜几番空　怪不得　荆
襄女子毫無俤　怪不得　丽相明堂礼法凶　今者方
纔真着到　原是我　少年狂妄犯師容　呀且住拙孤
家看起來這个女子自然是真丽君無疑了　現在親人
已認將　果然兄長永榮宗　言已不錯云來合　句句

無差对答当　射柳奪袍從作匕　遨遊放火遂觜匕　阿啃

若非真正孤原配　怎広会　始末情由会細詳　阿啃

誇卿呀這是我皇甫門中累你　閨門不出貴千金　女

扮男粧黒夜行　非是項家留教子　又未知　何方落

魄與飄零　堪下淚　可傷心　珠沉玉埋这几春　孤

作義夫卿節婦　今日裡　奪袍良偶好完成　阿啃謝

天謝地使麗君今日重回　忠孝王爺痛更歡　不住的

眼睁斜轉着嬋娟　心轉動　意生憐　君上腮边喜

氣添　國丈尋山真大悦　龍圖李士也欣然　無限喜

絶疑端　立起身來吐一言

可憐女兒呀你原來隱身于項姓三四年竟不回家尋得父親疑假疑真拿着別人當女　真〻父女入兩分面親俱尚認不淸　看你無非同一半　何期竟是眞親生　言語对　事分明　件〻椿〻道得眞　爲父此時相認了　且待後　母親一看怎生云　龍圖李士言于此　喜坏云兩假兩君

話說這个項南金天生的伶俐聰明把那無影無形的事情說得千眞万寔看見孟龍圖叫出一声女兒他心裡好不歡喜爹〻長爹〻短嬌聲嬌氣叫得嫡〻親〻孟丞相暗想到女兒出外几年倒比在家時能言會話了些

不俱当初的姑娘家斯文模樣 龍圖当下整朝冠

跪倒君王御駕前 叩首龍居說得了 果然件件不虛

言 微臣已没狐疑处 俱須得 伊母親身观一次

再啟奏陛下女兒家內受母儀父女見面時一日間無

非三面兩次

麗君長大十餘春 深处閨幃不乱行 除却請安和侍

膳 餘不輕易上堂門 女所內訓依于母 每日中

見父之時三四巡 今又數年分别後 形容越發謎難

猜 观其詞色原非假 須得令 韓氏臣妻看個明

兒竟女兒他所出 或虛或寔辨兒情 微臣辦携回去

領了个　假冒欽犯罪處分　孟相言完身俯伏　元
天子　哈哈大笑叫先生
呀朕倒不知孟先生是惧內的　沒有夫人的命下連一
个女兒也不敢領回
可謂先生大惧妻　一些不敢自專驅　眼前放着親生
女　還要等　內命來時再領伊
呀也罷既是先生這般胆小宮官們何在速往龍圖府
內把孟太夫人召進朝來做朕不着再賠你們坐片時
也免得教孟丞相归家受累
朝廷旨下快如風　內侍忙忙落九重　孟相平身紅了

阿孟太君貴州的本章已今奏称没有是毋不是也只得这一个女子若再不肯相認朕躬亦没有这些心情管你們閒帳
天子这还也皺眉　龍心煩惱怒容擡　夫人叫罷朝廷
諭　就把南京宛了親
就說孟夫人听了朝廷聖諭就諾了一声往後退行几步忠孝王正容叫道孟岳母你休要作成小婿將錯就錯的罷了是眞說眞是假說假这件事情含糊不得孟太后聽声知道就向南台道拈起來不須遮着待我上下朋后假麗君見了孟夫人心中倒有些害怕遂即扶

匕了眼淚立將起來
衛氏夫人对面瞧　双抬凤眼看過遭　娥匕帶露桃花
臉　看匕臨風楊柳腰　態春嬌　伸手就將鴛帶扯
寬綉履　低頭親把裸裙挑　微帶笑　半含糊　対着
南金贊得高　阿喃这倒係个有錢兒的人家女子　手腕
豐肥指甲長　套着這　玉环金戒兩三双　嬌生慣養
难熬痛　穿上对　高低鞋兒粧一粧　身又魁偉容又
满　不知何處富家娘　南金听見夫人話　羞了不
粉面通紅低鬢傷　咳母親孩兒是改粧夜穿着兩隻大
鞋子放坏的　阿女思情怎樣猜　何須这点做疑心

今朝骨肉重相見　忍把親生當日名　項女言完佯擬

面　孟夫人　微匕冷笑叱欲辭

阿女子你只道自己充得过了么还有比你伢的哩上

不过我要認他了他不肯認我

那人如若有情腸　早已娘兒叙一堂　只為他貪名利

重　弄出你　這班假冒到京邦　既然自道非虛者

再把那　已往之情說細詳　雖則適纔言过了　我若

親听在朝綱　此時同立金鑾殿　試匕你　舌劍唇槍

強不強　韓氏夫人言到此　把一個　南金小姐暗惱

慌　阿唷好利害這位母親就不似爹匕老寔了　事情

已有八分成　須要留心加小心　若被母親猜破了

我的話　一齊暇使枉艱辛　南金想罷微含嗔　敢竇

的　滿擡眼眉假吃京

呀母親怎厶分別了几年連女兒都不認了那裡比再

你孩兒的人何在我到要見他一見莫非就是湖廣歡

來的厶如何說个母要認他〻不肯認母

这樁事件倒蹺蹊　怎厶說　他比孩兒更俊些　孟府

夫人聞此語　鎖眉一皺笑微〻　呀这女子好生無言

我問你〻倒問起吾來　南金見說假悲傷　沒奈何

訴何言詞頻句娘　慘〻凄〻陳往事　來〻熱〻告哀

腸加仔細耐稱裡　始未縱頭廝一場　繞舌尖尖
如利劍　水唇小小似錐鋼　啾釘嚼鐵無差錯　扯住
了　孟太夫人不放鬆
話說項南金訴過了已往之情就拉着衣裙不放孟夫
人听罷這些情節心內也有几分吃驚遂想一想問道
這些事情果然不錯但是這榮蘭丫環那裡去了
南金見問展眉梢　答道仝來未進朝　女婢無知難擋
人　少停時　帶回家內母親瞧　成宗天子微搖首
有了這　孟府夫人暗計較　阿咱果然利害極不得孟
䏻圖惧內這个人着實难蹺　元主于時聖旨宣　索性

把　侍兒帶進午門間　休懈怠　勿遲延　認上完時
俔勝煩　展上一声傳出旨　早覌領入婢榮蘭　雄上
壯上男兒樣　腳大腰粗臉更圓　罩着件　半舊衛裳
青背搭　穿着領　不鑲不滚綠紗衫　伸前縮後傍堦
揑　東張西覷偷倪然　未近階前先跪跪　面紅耳赤
叩連連　夫人一眼覌將去　覓只好　隐約分毫彿女
环　話說孟夫人看得那个侍女何止不住笑將起身間
对南金道好乱道这就算是榮蘭了么　相係無非一二
分　如何敢就冒名来　他非随步榮蘭婢　可知道
不亦多應假麗君　一件錯來千件錯　倒幼孙　早些

是說莫痴心　夫人意乞孩已笑　皺一皺　兩道蛾眉
向下云　呢跪踏的女婢不就是某荷亭可記得不是几
歲上來跟隨小姐的身價銀多少一一与我講上來　秋
素了頭着了忙　吞已吐已変容光　巾階連說忘怀了
婢子年輕不識詐　韓氏夫人称可咲　真正是　同
名頂替一梅香　傍边急怀兩金女　没奈何　拭淚長
吁又叫娘　哼母親呀不要問了促着追求作甚那个儂
女荣蘭年已長成兩年前已被一个家人騙着逃了　容
得幽期不可論　孩兒此刻也难云　荣蘭早作私奔事
跟着家童黑夜行　不孝孩兒常痛眼　帶了迷　無知

賤婢坏声名　如今華名來都內　奴就慮　要討芙蘭
是怎生　繼父十分相待好　吋兒不必訴其情　女孩
遺弃非佳話　且把從　秋裏了頭撂預名　如若追求
言有假　認亲之後再陳明　咳那曉得母亲這般多疑
為了一个丫環不依遂至于不認孩兒　休而难存只好
言　母亲不必害芙蘭　丫环是件平常事　倒休把
骨肉之情撇半边　萬女說完嗟了面　龍圖李士已茫
然

話說孟龍圖初時已將項南金当作真女及至看了这
个侍女寔在只得一二三分相佩芙蘭不克心識又有一

点疑察起來總欲出声究問巳听他說了一派的支吾

言語又講得如見如聞可憑可信

心中不覺又生疑　龍风撒前立起身　出瑤英人行熱

性　微愁君帝發威儀　眉皺皺　步移移　一聲拍掌

一聲提　阿夫人這是我門的女兒了宋只曆奈何他忘

宏　藏皇恩德念臣家　上諭飛傳天下遊　前來謁敘

原是假　这番女子又非差　言已不錯休疑彼　事已

俱真可信伊　聖上这般垂大德　夫人你　如何熱性

負皇家　龍圖學士言方訖　龍丞相　閃出班來見翠

華　只見他　朝靴踏地出東條　恍若仙宮降碧霄

翠翅招揺金幞帽　香風吹動紫羅袍　春生兩頰桃花上　喜展双眉柳葉梢　一到階前先拜圣　眼看看孟家太七道根苗

阿孟夫人下宮已將一切委曲就裡在金鑾殿上对更言明怎反太夫人还来肯釋疑反以假者爲真七者爲假

下官一時好厭心　要求夫人致認亲　今日若將真当假　倒是我　离開骨肉害千金　太君自已亲生女　虛空是如何執不明　令受归而重見棄　使下官　此心此念怎安寧

咳了不得了我麗明堂悔不該如此而行到造下一件

離開骨肉的大罪

孟太夫人莫這般　快些相認在金鑾　下官一句虛誣

語　怎么教　令爱千金拖大鉻　假当真來真当假

酈明堂　離開骨肉意何安　少年元宰言完嘆　倒把

个　韓氏夫人怒氣塡

話說孟夫人听了龍圖的言語已是生嗔看見鄰明堂

言來不竟又是好惱又是好笑

夫人一見酈明堂　又帶嗔來帶着傷　粉面紅稍生怒

氣　蛾眉翠捲變容光　心忍耐　眼端詳　暗咬銀牙

賜女耶 阿唷好生惱恨這个好不孝的小冤家 前者
明明認了娘 呼爹喚母在深房 才前一上亞翻覆
竟把双亲撇路旁 父母丈夫都不認 貪圖這 高官
厚祿立朝綱 阿唷你看這冤家好生威武 戴着烏紗
掛着袍 靴聲响响威搖搖 那裡仲 塗脂抹粉藏閨
女 分明是 擎日扶天輔國家 如此威風如此貴
自然不認二劬勞 阿唷醜君癡女可笑不知他安着什
麼心腸 別人冒了自己名 一点無嗔反玉成 千歲
王妃甘斷送 还替他 分清辨白認真情 我如不在
金鑾殿 爲你个 閉口無言难則声 蘇氏夫人唷更

笑一回身

拂開項女見朝廷陛下呀臣妾冒瀆天顏罪該万死㳟

女子雖有几分相佯姿寔不是麗君他的身段比臣女

肥些他的脚兒比臣女大些併且孝止之間又比臣女

少些丰韵

雖然應对有蹺蹊　或者他　左道傍門法術奇　不是

金錢能問卜　就應不偶有差驅　况非假說莱蘭道

一件虛來件件虛　臣妾已經詳問了　這是个　冒名

女子到京中

陛下呀蒙天爵降諭訪尋本該領回家內但是臣妾算

女現在他爲利名心重而骨肉情輕置父母于不問
臣妾原思出何言　因聞陛下已傳宣　有人擅叔廷臣
者　拿問金吾法不寬　爲此吞声惟忍耐　任他巧辯
任他瞞　天恩如若容申奏　寔在是　羅相明堂一品
官
万歲阿臣妾今朝也屈不得圣諭在先了只得要冒罪
陳情奏一奏吾皇陛下
前者明也已認丞　娘兒对泣坐了床　今因圣上恩榮
重　遂把人間孝義忘　醜氏此時應死罪　臣妾的
女兒寔是麗明堂　夫人言訖連稽首　把一位　年少

三公着了忙　皺乜翠眉生怒氣　推乜紗綃変容光

横象簡　跪朝綱　俯伏階前奏帝王

臣保和展大孝生酈君玉奏聞陛下臣前者已將一切

事件奏辯分明又蒙吾皇止出諭在先是謂可以禁得

住那誣的了不意孟太君此刻竟指定臣是他的女兒

还說利名心重骨肉情輕置父母于不聞

如此猜疑如此言　叫臣何以立朝班　那論怪語紛台

起　總無非　不服微臣是少年爲此等既然多這樣　酈

君玉　納还官帯要辞官

阿呀陛下呀微臣事君以来没有什庅補報皇上寵指

望尽心竭力不負天恩瀝血披肝勤于王事不意被人毁謗至此勢不可爲官矣

今日微臣謝赭袍　荷蒙任用在當朝　寔指望　少年時節勤王事　寔指望　老練精神尽壯劳　再不想　市口一時傳怪話　再不想　風使四野起邪謠　念微臣　捐埃未報皇恩重　念微臣　犬馬当酬聖澤高　今日掛官辭駕矣　請明君　拔去重襲紫羅袍　陛下阿臣不能再瞻金面了　望天恩准給還鄉　自恨無能掌相权　就把這　保和李士薦高矣　朝前千百文和武自然有　柱石之臣拜此官　君王才疎难供職　辞

面　左丹墀　直教咲壞小三公

　話說酈丞相立在東丹墀內听了假麗君的應対看了

　孟龍圖的行為又是吃京又是好笑

手按烏紗整紫袍　又京又喜又相嘲　春風滿鼻桃花

面　悦色双分柳葉稍　暗叫一声奇怪甚　这女子

莫非仙者莫非妖　阿脊真乜奇絕了　那裡來的这広个

女子　作乜椿乜事尽詳　咬釘嚼鉄对椿堂　也知道

　芝田射柳聯姻縁　也知道　奎壁燒庭起禍殃　也

知道　留別寫真描下佛　也知道　替婚代嫁托蘇娘

　这些情節從何曉　莫不是　神鬼妖仙有異才

阿唷奇哉絶哉只就説我麗明堂能言会語再不想还

有这个女子舌劒唇鎗

隨口言來竟是真　咬釘嚼鉄理森七　説什么　瀏身

黒夜离開閙　説什么　借宿黄昏到頭門　説什么

坐館教書权寄跡　説什么　脱鞋踢跡風声　麗君親

在爲丞相　那有这　无影无形假事情　看寫丂他能

應对　弄得个　爹七竟已認爲真　呼愛女　叫親娘

只等娘來就領行　如若黄堂多認了　我明堂　千

金丑潜一身輕　阿唷妙阿謝天謝地这是天賜我做官

了　風流元宰大開怀　一把拔朝冠笑滿腮　爺响已覌

宫監轉　到身一跪奏金階啟奏万歲爺得知奴婢召到
孟夫人特傳前微旨　九重天子一声宣　早見夫人進
里边　絡索低頭遮粉面　青絲巧挽帶珠冠　双腮紅
玉生春色　兩鬢烏云似少年　麗日射明花補服　香
風散彩錦裙襴　移风步　当階九叩行臣礼　牽鸞銷
　頓首三呼拜圣顏　貌自在來容欽也　俯伏於金
鑾殿下呼声言臣妾孟門韓氏蒙召來朝願吾皇万歲万
七歲　丹墀拜倒孟夫人　殿上君王叫起身　韓氏謝
恩方退步　昭容傳旨下丹庭　既万歲爺有旨召夫人
上殿所宣　孟夫人升了階　傍边閃过女裙斂　鳴

玉佩 舞牙牌 ∴招展花枝跪下來 阿嘀母親呼尔的

不孝女兒在此 可憐幾載別萱堂 不孝孩兒想煞娘

今日纔能重見面 好教奴 相逢猶認是黃粱 夫

人一見方京戲 又听朝廷道短長

阿孟太君寫人召你前來非因別事這是云南獻來的

麗君朕已命他認出父兒果然半点不差龍圖閣先生

又問他從前已往之事对得一些不錯

朕躬原教領周旋 ∴孟先生 惧怕夫人不敢尊 想必

太君家法重 龍圖學士故其然 如今召你來朝內

可把裙釵現一現

王只好返林泉

阿陛下呀臣呢不能殼報効皇家了那一班考中的門生都須求天恩任用

伊等皆稱治國臣　壯年少小兼才能　于雅夫　明經博學真名士　秦景化　足智多謀大俊英　崔攀凤　辦事小心堪托重　裴仲蒙　居官廉謹可垂恩　除其邢田傳師外　也都是　赤膽忠肝一派人　臣則不能圖報効　求皇善顧重門生　陛下阿微臣就此辭朝了願君王做一位有道的太平天子　明堂言乞逐蓮花舉袖三呼別翠華　烈〻烘〻竟玉帶　威〻赫〻趕烏

紗　金翅轉　紫袍斜　立脫朝衣要返家　年少三公
方發怒　班中又閃一烏紗　只見他　朝靴踏地出鑾
儀　玉佩鏘鏘風裡搖　頭戴烏紗雙翅帽　身披綉補
大紅袍　眉長目朗精神足　骨格風流品格高　顏色
凄然容帶怒　斜橫牙笏奏當朝　臣狀元于階冒瀆天
听　保和孝主酈明堂　報國精忠大棟梁　真正是
陛下股肱非小可　真正是　朝中元宰不尋常　封疆
社稷求丞相　如何見　大胆猜疑作女郎
阿唷陛下呀　從古至今也未聞這般怪事那有个朝廷
的宰相都是这麼輕易猜疑的

先有師而後有臣 保和退位璜難存 求聖德 點皇
恩 亦賜微臣出午門 識治貢才猶若此 愚蒙後輩
更何云 望祈陛下垂憐念 于璜也 願納冠袍一起
行 說罷狀元朝後退 挺紗脫蟒不遲停 只見他師
生兩个一齊在金鑾展上脫起袍來 酈相明堂于狀元
师生再拜共辭鑾 这一个 挺開頭上黃金帕 那
一个 微嗔上面辭除冠 师生多要归林下 元帝主

大發雷霆変圣容

話說元天子初時听了孟夫人的奏語已是着實厭煩
又見一位如珍似宝的酈丞相要掛冠归去好一似火

正統爺坐在寶位上聽亡大怒

成宗皇爺發威光　大变天顏不可当　倒豎龍眉睜风目　一声高呼鄭興棠　呢保和先生不理他們作甚只当大吹牛鳴罷了　寡人社稷托先生　怎便輕亡舍朕行　怪言怪語休着惱　牛鳴吹大当無聞　千秋世界金甌爾　一國山河尽仗卿　如若先生归故里　教寡人　托何良宰用何官

阿宮宮們速替鄭丞相千狀元掛上朝冠退位的　言詞朕躬斷然不准

一声旨下應齊亡　四個宮宮走似飛　这三人　披好

紫羅丞相服　那亞夫　拥將紅錦狀元衣　則堂手璽方繞退　元天字　一皺龍眉蹙虎儀　呢內侍們快着黄門官傳旨召雲南富人項隆進見听候施行　領旨

宣官依命急如風　飛着黄門召項隆　元帝成宗心大惱　一敲御案変天容

阿呀反了你們這班不知好歹的愚人着实的大胆從來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朕当初把孟麗君賜配刘家是一時失于檢点若論起理來你們擅將蘇映雨代嫁刘門倒还有个欺君背旨的罪名

朕躬只爲太寛仁　一概勾消總不論　非但欺君多不

完 還虧得 失了檢點欠安寧 爲你們 行文各省
查消息 爲你們 降諭諸官訪覓君 此樣朝廷還恁
樣 公然竟 不知好歹不知恩 阿哥好生大胆覓人
倒說寬恩此罷了你們負邀觀起身 前番湖廣一番敘
道是深容兩不偕 這次雲南查到女 又有甚 娓
仁感仁瞞相猜 咳呀不認還堪怨 你這兒 指定明
堂是女孩
好孟門韓氏你既綁寡人有諭在此你這還擅敢詭麗
相送不但欺他且併欺朕了
寡人御極坐朝堂 少一得 撫掌山河一帝王 四海

八方誰不服　普天下　皆憑朕命決存亡　如何你竟
公然道　指定明堂是女耶　擅敢宰臣該重罪　目無
君父亂朝綱　龍圖與內縱獅吼　難道說　朕亦低頭
怕你強
阿孟先生你做了一个朝廷宰相既然治國也要齊家
為什麼縱妻失規在朝中亂道
本當敲處且從寬　你的這　俸祿今秋罰半年　姑念
廷臣和命婦　寬人不究暫包涵　下回再說明堂相
朕就要　降級除官削罪名　阿唷罷了罷了老你們這
悶氣不回再有事情不必前來奏　成宗天子大生嗔

金鑾殿上拜明君　惟頓首　不抬身　意乱心慌面帶
京　元帝成宗覌了眼　如飛的　一声旨出就施行
呢云南的項隆聽者　尔送來的女子說是真正麗君了
但是他的父母俱皆不認　一口咬定是假冒的欺哄朕
坐在金鑾寶上那裡瞭得尔們这些私家瑣屑　如今也
不用說了　阿項隆尔把此女帶去
朕躬也不斷虛真　你且攜回这麗君　先理难詳虛和
寔　可奈他　糊塗父母俱亲生　寡人难判其中曲
少不得　要賜皇亲結此姻
阿老国丈　小皇亲　尔父子全在朝中耳聞目見的这女

子言匕对合事匕相符併且面貌死麦声音不异
分明是寃已死疑　孟相夫妻竟不依　陰盛陽衰男惧
女　龍圖軟弱惧其妻　你們父子多明白　可休要
心內糊塗寃当虛　阿忠孝王国舅朕限你一月完姻即
行擇吉不許抗違旨意　若然背旨不依將　從此休來
見朕当　擾得寡人煩絮極　為你們　早晨至午坐朝
堂
阿消體了好一个难题的孟太君左不是右不是只咳
定了一个廊明堂这如今判断已畢孟士元治家不正
罰俸半年項隆帶女同回听候迎娶忠孝王依旨尊

一月中擇吉完姻去罷去罷寡人就此退朝了

君王諭旨駕先抬　項氏南金跪上來　翠黛凄清攢柳眉　紅顏慘淡掩桃腮　含痛苦　帶悲哀　俯伏金堦請聖裁　阿嗜陛下阿臣女的父母尚然未認有什麼顏面于歸　雖承皇命賜完姻　臣女是慚愧無顏再做人　埋沒几年來不認　那有个仍隨繼父返昆明　如今万事心灰矣　情願去削髮為尼作女僧　伏乞天恩垂洞鑒　不消得限期一月畢婚姻　南金奏罷斜遮面　元帝凄然叫麗君

話說元天子見南金所奏倒覺凄然就撫慰寡人知道

这原是尔的父母糊涂非干尔事如今好好去做亲便了他夫妻慢慢去懊悔少不得認尔回家的当下处分已毕大家只得謝恩出朝一边武宪王父子坐輦归家一边項呈聚等人簇擁南金归館只可憐孟龍圖落了个惧内的名声又罰了半年的官俸

心中腦氣不能言　无奈辞朝上了軒　脚踏烏靴攀轎振　手抬紫袖挺朝冠　更面色　皱眉端　不住長呼慘慘然　孟相这边犹是可　把一位　夫人氣得更無堪

話說孟夫人好端端在家坐着被夫子召進朝中受了

一番氣惱又出了一个兒名只氣得閉口無言啓青面

白

身登宝轎出官街　難訴難言怒滿怀　柳葉凄清低翠黛　桃花慘淡冷紅腮　一身浩歎悲將吐　几陣傷心淚欲來　正在万分焦悶処　又見那　保和大帳向前抬　好威显呀　金頂魚軒起得高　八抬八綵法滔匕　黃罗宝盖團匕幸　綠帶云飄蕩匕旋　朱棍响拖人影避　黑鞭風掃馬啼跑　前呼後擁真威武　隱匕的一角飛霞露紫袍　韓氏夫人心更惱　恨不得　拉回家內問根苗　重望匕　再盼匕　已見魚軒去將遥

氣苦交加无可訴 罵了声 麗君不孝泪珠拋

話說那孟夫人氣苦交加一路回归府第那龍圖是原有几分惧怕夫人的倒也不敢多加埋怨这位韓氏太匕受了朝廷的怒責恨不得在金鑾殿上就要發作起來一到自已家中那裡还忍耐得住

飛凤猖獗進了房 夂匕隨即卸朝衣 斜拋玉帶嗔容發 乱擲珠冠怒氣長 也不出言和吐語 更衣畢倒身一卧在牙床 阿姿身好張怎么生出這樣不孝女兒 枉匕怀胎養下他 竟是个 狼心狠意恶冤家 倉圖爵位居黃閣 倚仗威权事狠謀 全不念 父母

傍勞何等些 全不念 夫妻伉儷恰然些 他竟是

絕情絕义去開手 他竟是 無父無娘呀定牙 如此

女兒还要搖 這步也 從今不認這家

阿嚀聽君的不孝阿就是隸繫命的稽斂自學衙門的

閨女他少不得也知道依隨父母孝敬爹娘

尔本官家官宦生 又是个 聰明絕世女中英 甚般

書吏无覌遍 那件規章未達明 一旦要心加此狠

反不及 貧明小戶俗斂裙

阿嚀聽明堂呀聽明堂你好生干寸万惡生身父母倒

伊是个凶切獄仇人一見我指定自家就这般拿腔做

势
閃出班來見赭袍　洪匕烈匕要辞朝　賞玉帶　挺金
貂　反說推当甲口諾　幹得君王生了氣　倒把我
这番怒責好兇曉　阿唷狠心的宛家呀　你見朝廷黜
了娘　真正是　洋匕得意長威光　大排職事滔匕去
高座傾軒浩匕行　也不回頭和轉扉　只圖速避南
亦藏　这般逆女休題了　從此後　我亦灰心撇下腸
皇天呀皇天何不令妾身早死　夫人言着淚如梭
搗枕搔床慘匕呼　玉体發寒逃裂被　花容減色皺
青蛾　愁得个　加憐侍婢难安切　謊得令　飛鳳夫

人去对妳　面面相覷長嘆氣　合家兒　歡容笑口一

些無　任談着惱龍圖府　且說承恩麗保和

話說璽丞相散朝之後坐着金頂轎打道回衙想了想

自己行爲狠毒的心中不忍

少年元宰坐魚軒　轉展尋思大不安　柄葉凄清双翠

欽　桃花慘淚兩紅殘　低垂袖　挺朝冠　一口長吁

暗痛酸　阿唷麗明堂呀麗明堂可嘆你聰明盖世的才

人倒做了世間的逆女　二八之年撇了亲　就不能

請安侍膳奉晨昏　堪嘆淚　可酸心　一覽身居康氏

門　过繼爹娘今孝養　勉力父毋反离分　况者已認

重相絕　我是无知大罪人　吆這也出于无奈了其寔
何妨認了亲　君王諒必不生嗔　老田況且非無義
現把那　花帮虚愚灵凤庭　要認出將就認　然而我
老師恁樣嫁門生　别椿事件还尤可　这一殷　傾
倒姻緣笑杀人　吆我所以急中生变在金銮殿下扯这
厶一个腔兒　那時朝廷大發威　罵得我　椿萱顔面
少光輝　罪加惑母欺廷宰　嗔責孩兒與內嬅　向乜
言詞难忍耐　數落得　爹妳隐恨抱慚归
咳这係厶過意得去我雖明知不能善羕參如反害爹
妳受这場氣　此心此念細思量　何以安亲何以寧

不能如　燕玉奮身全骨肉　不能如　長華血戰救儲闈　別人都報劬勞德　惟有我　未盡心來未盡腸

阿喃傷哉痛哉我只好圖報于來生了　保和麗相暗傷懷　止不住　陣陣心酸淚下來　半整烏紗低玉面

斜提紫袖拭紅腮　含痛切　忍悲哀　一頓胡桃斬板上一聲那些人夫們就霎時站定了當下只因心中有事跌了跌脚一口氣未曾嘆完轎役人等早把魚軒歇住

麗相重呼快上前　人夫復又起魚軒　高喝道　遠排班　到了潭潭相府前　翁婿整冠同入內　梁公回首就開言　阿保和公你自好好的做官便了理他們

甚　天子方纔道得眞　猶如大吹每牛鳴
勿存心　聖上英明怕甚人　麗相欠身連
同入內堂門　少年元宰同房戶　侍女慌
恰值夫人园裡去　回堂中　珠簾弄影靜沉沉　一班
奴婢兩傍立　伺候着　更羅衣袍獻上茗　麗相遂于
窗下坐　皺眉无語意难平　消停梁氏夫人轉　粉面
含欢向裡行　呀老爺朝回失迎失迎　年少三公点点
頭　翠眉交鎖簇蹙愁　推冠不語容无善　靠椅長吁
意有憂　方叠千重多少恨　惟見他　几番忍淚合明
眸　夫人坐近忙開口　手攜着　團扇輕輕問事由

呀奇了爲什麽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可又是円生得罪了
麽　明堂見問啟齒失　遣退房中伺候介　夏久沉吟
吁口氣
話說麗丞相見問就將一切朝中之事向素華逝知梁
氏夫人初聞實名的女子應對着冤評奇及至得悉欽
賜完姻的勾当又不覺有些不樂起來
夫人听罢房喇呆　兩朶桃花退了腮　秋水微凝伴弄
扇　春山半蹙不舒怀　心展轉　意安排　就問明堂
怨起來　咳小姐尔这却太狠心了豈不要把夫人氣坏
儿番拒絕已无情　不知道　家內愁煩是怎生　况

但夫人舊病好　那禁得　又遭一氣在胡門　千金只
屢推乾淨　有点差遲豈忍心　非是姿身埋怨你　似
這等　絕情絕義孝何存　咳小姐呀小姐你其実認了
何妨　当君又是好明皇　断不來　非不欺天与改妝
若說東平能守義　也还是个有情郎　夫人兒復心
如渴　巴不得　骨肉團圓聚一堂　小姐啟然非所願
到底要　從容安穩兩参詳　双亲若有差遲処　你
就是　做着高官怎放腸　今日這般行决絕　后來此
事費商量　几番瞞昧重承認　倒豈非　罪上加罪更
莫当　不是姿身因為已　是不看　千金孝行有些傷

素蕤言乙愁莞笑 麗丞相 仰面長吁忍淚行 些
我豈不知有孝行但是万不可明言的了 今日朝中
若認眞 分明怕 冒名欺子齊王妃 虽然我是全忠
孝 落了个、姤婦名兒分外低 况且師生難配合、
令世礙 看來只好隱原軀 咳如今也沒有什庅尚望
的了 荷感朝廷雨露恩 干般護庇㕥週全 孝心不
尽忠堪尽 主意要 且在朝中做着官 混过几年辞
了職 也只好 脫貂卸蟒返林泉 劬劳恩德來生報
伉儷婚緣后世言 惟是可憐她悞不 嫁這庅 姬
匕一个假夫男 明堂說罷帘淒切 立起來 遠駁香

房綉戶間　梁氏夫人听到此　竟不覺　兩行淚下粉腮边　心慘匕　双攢翠黛佯低首　意沉匕　半咬朱唇假整衫　无限情怀无限恨　但將宫扇弄團匕　風流相國怯安慰　袍袖輕抬腰玉肩　些些了尔且不要悲傷　容我心中慢匕裁　或然有个好安排　眼前富貴風光在　你且把　日后之憂放匕開　言訖並肩相坐了　梁素華　难違解劝強舒怀　明堂自己真惆悵　倒在罗幃不起床　短嘆長吁情脉匕　前思後想意呆匕　牙床側卧風流体　紫袖斜遮淚暈腮　真个是　万慮千愁难解釋　真个是　左盤右算費調排　愼

提麗相𡨴前事　且表南金归館來

話說項南金山朝登旅仍同公所之中那侯五嫂二一听

归來蹴跳着出房問信

大爺小姐呼連声　曾認来來々認来　悲得我　双眼

盼穿无音信　𢜶得我　兩鞋踏破沒佳音　為什麽

大爺你坐潮崇内　為什麽　小姐仍同旅店中　万歲

見咗歡喜否　這一椿　認來大哥可无頭　且呼且問

相問人　項南金　憂樂交加應了声　咳侯家嫂々認

是还不曾認哩倒弓得万步姻全　商鉉說着半合欢

房外就　拉進房中問再三　喜々京々呼小姐　你乾

爹　險些急壞午門前　阿小姐我見你進了朝中忙背
一身干係　又是京來又是愁　只急得　淋淋冷汗來
骨流　裡衣外服俱皆濕　那時候　惟願平安出鳳欞
不道已牌交午錯　遲延還在玉階頭　心好亂　意
煩憂　忽听傳呼不敢留
阿唷小姐阿我听見黃門大人呼一声傳项隆進見只
道有什麼更变了
嚇得心中跳不停　原來是　叫爹領出午朝門　真有
幸　是非輕　难得君王賜婚姻　小姐如何相應对
說來也与我听了　项隆言乞京加喜　南金亦　一

從頭告父親

話說項府金瓶將始末也告訴了父親老員外且京且喜的蝢兒道些不用這个假柴薊倒也罷了如今反弄得情虛

还丐小姐会支吾　竟說他　密約幽私通了奴　这句言詞回得好　倒東是　耳聞怎見不虛誣

問情卜好一位利害的孟夫人竟是這般扳樹扳根的查問

若非舌劍与唇鎗　難做倒　如此指来怎抵当　幸喜朝廷爲了主　伊家不認也无妨　声期未應何明定

还与我　帶到粧奩廿九箱　只等良辰如会后　小姐
尔　于月就嫁那亲王　項翁說着心欢悦　侯五嫂
蹦躍喧呼分外揚　阿哨太爺小姐这件事　与了我呀
小姐如今上了天　休將小妇撇傍边　若然花烛成亲
去　我夫妻　也要同歸王府閒　靠老養終都在主
望千金　不忘根本与根源　南金微笑称知道　員外
低頭說自然　当下大家房内語　有那些　差官問信
亦不言

話說上本的差官打听得勅旨欽賜忠孝王限一月内
擇期姻娶这件事就沒有什么干係了他們也請了天

子而諭帶着護送的排軍等即日要回轉云南　項翁附
便寄書文　安报家中大小人　干係言詞都不寫　只
說是　已經欽賜要成婚　兩金也有來芳翰　問候諸
姊弟妹們　將撫差官收了信　員外是　謝芳一一送
賞金　家人結束多停当　那日裡　快馬輕鞭要進京
小姐於財公館住　芳心不定慮还欣　喜怎生是好偏
匕的撞着這應一位母亲　咬定牙根不認奴　總說是
冒名頂替進京都　言匕追究何曾住　句匕盤查那
肯疎　羞得我　惡語难当容已变　亏得我　能人会
办話还多　不知到底因何故　孟夫人　指定朝官丁寧

保和　呀正是那一位少年丞相他竟非就是孟子金麼

為甚容顏這等佳　臉兒竟是一枝花　威風凜凜原男子　妙態盈盈便女娃　彼若果非喬扮者　為什麼指名而說恋烏紗

些真乜奇事難道那孟小姐改粧出去竟做了宰相不成

女子如何有此才　竟能殼　紗貂綉蟒到三台　若言已做朝廷相　自然　不肯重來扮女孩　這也算來難怪彼　想他的　寬洪大量却奇哉

呀我想他既是麗君為什麼不怪俺冒名女子

私心妬意一些无　及在他　慈母之前那襯奴　如此
娛哥絕了　真正是　相臣君海同前　而今御賜完
花燭　未知道　這段姻緣和不和　曉那忠孝王的模
樣兒也像个有情有義郎君　不識他心是怎生　聚賜
可願早成親　朝廷欽命借運理　又添你　擇定婚期
在其辰　項氏南金心暗想　於時靜坐望佳音　不談
父女居公館　且把那　忠孝王爺明一明
話說皇親父子朝散出來又弄得忠孝王滿腹狐疑虛
真難办
一言不出只長吁　跪上來輪綉頂車　父子同同王府

內　云牌三擊進宮扉　太主郡主方談笑　看見衛同
卮把盞　甯氏整衣迎几步　江嫣在　下边櫈上並拾
脈　於府同坐中宮內　尹王妃　不等開言先就提
呀今日朝回好晚何又有什么事情么怎的郎君郎君
又是这般煩惱
國丈聞听將着鬚　照匕要子告王妃　言細底　表根
基　說罷情由笑更呀　些其寔執孤家看來　容顏又
有几分借　孟家亲母糊塗極　他總是　指定明堂作
女孩　惹得朝廷番下臉　这一頓　反声發作好难挨
如今欲限成花燭　倒須將　吉日良辰擇起來　武

憲王爺相訴罷 太娘々 京々壹々笑盈腮 呀原來如此我說孟小姐还在雲南 果然護送進京城 这还有 什麼疑心假龍君 詐又相符容又確 孟家母如何龐寬也難分 真怪事 好奇聞 那有亲生認不明 休怪朝廷增惱怒 这樣个 糊塗情性孟夫人

嘆可憐呀孟家小姐竟埋沒在項氏門中了

虧翁們善好心腸 凡收留当女郎 万里程途如此還 他竟有 亲身相送到京那

些難得这樣好人孩兒呀尔成亲之后也要当府父看承 雖然陌路是死于 承繼了 孟府千金郎秀山

他亦到家因為此　認一个　皇亲女婿耀門閥　该
兒不那休驕傲　須当个　婿匕亲匕岳父看　阿㞧下
呀这如今作急要亦便完婚了　諒亦原非假塵言　况
兼圣旨票欲遵　观吉日　選良辰　限内調停竟娶亲
伊氏王妃言到此　小子步　难分难說只無声
話說囯丈夫妻是只將圣旨為忘了商量着擇期迎娶
这忠孝王那明知有假心中的苦处又說不出來
当下聞所父母言　一腔悲忿不能言　更面色　皱眉
端　背手長吁只看天　節孝夫人聞此事心中着寬尤
欣然　呀真正好笑孟夫人既然不認还有什么狐疑

此女明已假冒人　怎麽說　朝廷欲限要完姻　果然奉旨成花燭　他倒是　正室王妃比我尊

阿喲好生不服他是个真正的麗君奴家有何話說

如今假冒一紅顏　他在奴前怎肯甘　屏則自家无势耀　也不去　奉承頂替麗君歡　权忍耐　且遲延　到了臨期我再观　如若果非真正室　算一个　齐眉姊妹亦还偏　多嬌郡主芳心想　三姨江媽跳上前

咳太王爷大王妃孟夫人既然不認诉來一定是假冒的孟千金无疑了还該斟酌斟酌好前者小千岁說都爲娶了我們的郡主孟小姐所以不肯出頭的如今

若再娶假冒的進門難道无碍的么
千岁王妃請主裁　論來也是不應該　並非无理多開
口　小王爷　這句言詞説过來　三嫂道完伴冷笑
太娘ㄣ　喜子臉上愁於怀　呼江三嫂尔又獃了這已
是孟千金还有什么小姐　江嫣見説面通紅　應了這
隨郎离間辨綵宫　忠孝王爷呼口氣　周身也轉正
房中　太妃看見孩兒去　手拉着　郡主春尖附耳通
阿娘娟尔乳母好不知趣為什么務要争説冒名來的
他便虛充无有假妝　將机就計有何妨　之田若当真
原配　少不得　完了婚时都進房　三嫂情性剛直据

反在他　面前來短爭長　該做婆婆的也不得不
們小夫妻恩恩愛愛早早的生几个孫女孫男　拖性兒
家不顧娘　務必要　聚將原配再同房　如今既有云
南女　晉[illegible]虛充共假粧　三嫂真真心性直　嫂出來
反言此事不應当　阿娘切不对他說我是為爾郡主
呀下次不可七言八語　王妃說着笑微微　刘郡主
粉面紅時王珥低　不表中宮婆媳話　且把那　東平
下後后边提
再說忠孝王滿心的愁煩悲忿真个是难說难分一回
說凤宫中就走入紅綃帳内

玉容羞稍揭紅綃 一進先從西上瞧 叫俏芳卿賜也
斷 呼声原配的將消 心蕩蕩 意搖搖 几陣悲傷
兩淚拋
阿呀麗君的妻呀不作弄殺皇夫了到底是麗明堂呢
到底是云南女子到底是已归泉下呢到底是还在人
間
生死还当有个踪 為什麽 死言只在西畫中 芳卿
何不開口口 説一説 誰是真身誰是假 忠孝王爺
言到此、止不住 紛紛淚混面兩腮 觀小依 看真
容 如醉如痴畫兩中 正在相呼相喚處 傍邊閃過

小冤家　阿小干妾換了動衣裳　王爷擗淚出紅綃
隨郎更衣換了袍　茶也不吞臨卧室　倒在那　象牙
床上脂粮消　低濺淡々双蛾帶　半盆溜七兩风稍
長嘆一声心展轉　这件事　如今越想越蹊蹺
阿哨真々奇絶那献來的女子怎麼竟認得寡兒
一听圣諭就臨階　巧々把　作謊謊謅拉出來　不
但系丁能認得　更兼應对也相偕　若非巧娘夫人至
泰山已　隱々拿他当女孩　咳好个岳母竟还瞞着
文剛明　任你倒嘴好伶牙　擺着个　酌々斟々不鄰
祉　当着九五天子面　指名許　保和学士恭烏紗

呀且任憑我看來自然是孟岳母見得明　女兒究竟是
他生　豈有个　割別此時認不清　况且容顏惟仲半
斷然是　貪圖富貴肓入名　孟家岳岳深明白　所
以敢　直指屈師作麗君　如此糊塗覬不的　怎么在
金鑾殿上發高声　既如此說來我麗君原配还是誰
老師了　蘇母前番訴細詳　原說他　已經明白認爹
娘　為則為　先借燕玉何須嫁　為則為　現負諸燈
不敢言　待得孤家中了本　他却又　當遲大殿在朝
綱
阿唷乜好利害呀就是今日的这一番作為也叫做尽

情尽意的了
一個岳母指于他　附出朋班兒君華　赫七威七寬玉
帶　烘七烈七挺烏紗　醉昏昏　謝皇衆　天子登时
怒大衆　痛賣岳父和岳母　總說是　擅欺延害乱謊
他　叱罷孝服如是孟家小姐雖道竟是這等狠心　孤
家又不從前婚　守義三年便所謂　非但君前相奏过
就自招　老師当面也曾云　後來迎娶刘家女　都
都是　父母高堂作主分　如若背隨孤本意　早已向
金鑾殿上去辭婚　只因難逆君來命　无奈何　允
了宗姻各一家　就使隱情人未曉　岳母都　認來时

所告分明　老師若果真原配　难道毫无見識　猜
彼行為如此狠　那些便是孟千金　想然悉從心惕
硬　豈有个　不屑兒夫不雇柰　細七三思詳此理
又孫防　孟家居母病沖昏　睽如今也不明說了麗君
師說是麗君我也不敢在虎口拔鬚龍頭鋸角　前次皆
因欠忖量　上了道　求恩賜配密書章　一封本奏皆
令帝　除些兒　惹出災來惹出殃　麗相老師真利害
就在那　金鑾殿上發威光　嗔冒犯　説荒唐　大
霹靂撕本章　婢父其时都怕了　罪名尽付少華郎
老師說过朝廷貴　白匕的　忍恨吞声氣一場　几次

躬門還不見　皆奈何　討得力尽托妻房　多亏燕玉

能言語　換得个　温好師生又似常　若再輕行和亥

勁　直須要　揀將姓命佮明堂

阿嗜那還了得朝廷的圣旨已經曉諭諸官若有造作

流言者全問朝前治罪

孤家屈則是屈柔　怎么敢　復蹈前愆迷圣君　曉諭

在先頂犯法　這一條　欺天大罪更难禁　老師若是

孤原配　此段姻緣莫想成　哎這也是少華簿命无可

如何的了　換得三年守義完　再一个　来生骨血實

香烟　其餘雪月風花事　孤亦今生再不攻！皇上偏

偏調弄我　又把這　冒名女子賜成全　阿唷怎生區
処這如何依得綸音　限定成婚一月中　朝廷君命豈
常同　不依便是違天子　遷郑如何瞞假充　左右為
难匕殺我　爹娘又　商量擇吉亂烘匕
阿唷君王呀君王不肯作主就是何必得勉強週全
假冒裙釵誰要他　圣上也　如臣情性那貪花　限期
一月成婚配　何苦把　不義之名陷小華
阿唷如何是好又亂不得丞旨又逆不得諫言必竟除
死方休郁了小華好苦
忠孝王爷展轉思　又嗔又恨意如痴　只為得　看他

歷損難分解　只急得　臉暈倚殘妝玉打　直鬪到瞑色半侵簾隙處　直睡到　灯光斜照帳幃時　此宵覓儔仍冗用　短嘆長吁亂了恩　國丈王妃同解劝他總是　不听說話倚言詞　心似醉　貌如痴　日逐三食尽减之　武憲夫妻无法处　也只好　遵依君命恐挨遲

話說武憲王心中想上是則孩兒不願成婚究竟欽限雖違旨遣家人具帖相請頂食外飲酒又送一席到公館中欵待于愈那項公的子與做外甥所以他也帶紗帽也穿着宮袍到東王府來赴席

武靈王夸稱得優 現成的 名班新戲効金𢩦 州府
席 列珍饈 十二珠簾捲玉鈎 国丈在厮陪壽酒
小皇親 只推有病卧床頭 一天酒宴俱完畢 項員
外 辞謝归來䇿帶愁
却說項員外酒闌後归公館就覔女兒道今日赴席
老皇亲相待甚優但不知忠孝王緣何有病說是抱恙
於中宮不得能出來相見
南金所說動愁腸 莫非是 不願成婚做假粧 如若
那人真有病 倒休悮 佳期就悞好春光 慢言項女
心怀慮 且說亭山武憲王

話說武宮王請過項隆之後便向王妃商議道如今只得擇日央媒了但是孟家如不肯認荣此事如何區處

限期早遐聘須行　婚娶难于草匕成　若相傍观全不管　却教下亂到誰門　真怪事　寇新聞　如此完姻古未聞　竟若行盤公館去　又使我　目中没有孟家荣　这椿姻緣难分処　不識夫妃意怎生　尹氏聞听低下首　沉吟良久啓朱唇

阿與下拠妾身的主意倒不如夫問一問孟家

他們如若肯週全　大甲光耀爷有齿　送那新人月父

毋 然后再 從容下聘畢姻緣 老家决意丟開手 一
少不得 迎娶都于公館間 再尽吾心先问过 那時
没有我們慾 老身主見該如此 但不知 殿下調停
是怎般 武憲王爷听所說 立起來 双眉一展大称
然 阿唷是可待孤家親去走遭問老翁主意 國丈登
時放下怀 朱輪簇出正轅開 雖已錢 不能撲 就
向龍圖府內來

話說武憲王一到孟家龍圖迎出厅中相見左右獻茶
已畢國丈就坐上開言

武憲王爷坐椅中 他就把 信心一點叫亲翁 明來

待爲前朝事　要請呼　這段姻緣怎合同
阿若柒翁前宵云爾獻來的女子吉容俱便應对無差
柒翁自已說認了只因爲柒母猜疑又命項翁須共
弟已準擬也非虛　疾妒偏匕不認伊　皇上而今欽限
定　曉諭我　就于一月限婚期　必非因爲無曾認
弄得個　愁上愁來疑上疑　茶飯少加言語寡　終日
裡　在宮短嘆而長吁　者欲要任他心願　不过是
守義三年勿娶妻　無奈朝廷君命重　弟思只好要遵
依　阿若柒翁我亦不能洞察是眞令爱叭假令愛如今
朝廷的命下不得不奉旨而行　草匕难完百歲姻　又

恐防 果然屈了令千金 故而特地登濵府 要請教
袁府袁翁意怎生 如若認將來者女 自然行聘到尊
門 目前犹在招商店 使爽家 下私頌娍那处行
雖則小兒名楚薦 也不肯 輕匕胡乱就完婚 正房
原配非他比 若在那 店内迎亲矣杀人 阿亲翁呀
虽然亲母猜疑你自已拿主意 若然看得是尊閨 竟
何不 作主差人接了回 弟処再行盤盆至 那時節
大家面上有光輝 如其尊言亦非也 只好到 公廨
迎亲一筆揮 故此特來相叩問 未知他 這椿事件
係施爲 亭山回文言还乞 孟龍圖 冷笑拈鬚双鎖

指 阿老君侯我已出了俱內之名那裡敢自家作主
欲限完姻請上奏 老夫只好当無干 朝前可說君王
說 這件做 陰盛陽衰女壓男 何必又劳臨寉駕
竟到那 館中下聘理当然 阿老君侯悉听主裁便了
何須得又問梁門 龍圖言乞愧含腮 武憲王爷立起
來 劳你說声言重了 少不得 明晋潭府領尊裁
既然問过来爺意 我只好 公館迎亲草上偕 国丈
道完辞别走 孟丞相 殷勤送出石庭階 于時上了
來輸轎 同轉皇亲府第來
話說国丈回府王府就將孟士元的言語述与夫人知并

氏道既然如此我們自作主意便了不必再問府當

下斟酌已定遂擇定六月初二日行聘十三日成婚就

煩尹御史爲媒知會吉期于項姓

只因欽限急如風　難避炎々滯若中　御史尹爺隨即

往　就把這　吉期道達老封翁　項翁得信非常喜

烏台又　回復亭山武憲公　員外于府忙整備　要尋

房屋好從容　却說項員外只因店房不便又去尋了一

所吉房講定多少租銀隨即移居穩當　南京住屋甚瀟

々　看了看　新覓房兒倒也高　短墻邊　一帶春風

紅芍藥　深院內　几株嬌雨綠芭蕉　靜沉々　隔簾

鳥語穿林鬧　輕拂〻　当户花香繞袖飄　項女見時
多称意　他就在〻　房中穩坐待良霄

話說項員外移居巳后又買一个十四歲的丫頭扇影
秋容对取名秋娟還要與一所好房屋住身伴她現在
領看未成親到銀樓上替南金兌換首飾一件〻請他
自選新奇

紛上料理好匆忙　只等迎娶下聘將　不表這边高興
事　且說國丈府中許　期已近　事速忙　欲限難違
安主張　綵緞明珠都揀擇　商量又欲請皇章

話說皇府中料理行聘前般礼物已全只少得一封花

誥太妃就自己走到景风宫來要向龍亭上取去那小王爷正睡在床内長吁短嘆听得仆妇們乱烘烘說道太娘娘站上西桌就拿着了待我們請誥罷

千歲聞听这件情　登時怀內發雷霆　頭從柳葉眉边起　怒向蓮花面上生　側扣帽簷朝外走　斜拖靴底出幃行　拭綠幞　近宮門　変色高呼叫一聲　何曽了不得了怎么要拿花誥　这是皇封孟麗君　如何要聘同名人　朝廷御筆非同小　怎么竟　未見真身就請行　亏得此時無睡去　我若然　糊塗一意不知聞

阿呀真真可笑一个冒名女子竟要把正妃的官誥聘

仙
母亲忒也太痴呆 花誥是 斷乜孩兒不肯開 若要
請將封勑下 除非真正聖君來 冒名女子何須得
只用把 小小旗杆向裡抬 忠孝王爺言乞怒 太娘
乜 突門一叫倒京呆 阿哨宛家你不肯就龍了何必
要这般氣惱 王妃言乞就撤離 没奈何 走出宮來
往外边 于歲仍回哭憤内 真正是 靴根踏破恨冲
天 袍帶褪 帽簷偏 如醉如痴坐又眠 尹氏太妃
回到外 就將始末告亭山 皇亲只得重新寫 另書
了 一軸金花紫誥銜 聘礼于時俱准備 初二日

烏台縣到就行盤　好熱鬧呀　懸花結綵正門開　聽
禮紛紛擺出街　一派笙歌從后起　儿肩抬爭向前排
尹爺高坐青紗轎　威稟稟　竟往新居項寓來　員外
這边先有備　也是那　細吹細打接烏台　廳前一擺
行盤物　倒把个　項老封君笑滿腮
一話說項員外一見盤龍盒內擺着王妃花誥霞披珠冠
一不覺這一喜欢真正心花大放
遂命家人向裡搬　高廳演戲坐華筵　一班人役齐抬
進　侯五嫂　跳七鑽七打着簾　看几盒來誇几盒
見多盤又贊多盤　堂中擺滿無閑処　珠玉成堆錦作

圓 小姐南金房内坐 听了那 外廂热閙也欣然

話說項南金坐在明窗之下听前後所鼓樂喧天人從們扛抬聘礼虽只不悦心内十分欢喜

意欲堂前瞧一瞧 含羞又怕甲人嘲 正然低首沉吟処 侯五嫂 赶進房來摇着跑 拖住袖兒朝外走乱推乱叫笑声高 阿嘀我的小姐你还不出去瞧匕広珠玉綾羅擺滿堂 黄金綵緞好風光 還有那 凤冠霞帔双金副 还有那 鑽插金花一軸齊 小姐快些前去看 这些頭格可非常 多姣听說芳心喜 就势兒 玉手挑簾走出房 五嫂指抑吁諸看 南金随即

細端詳　從仔匕　逐椿匕　明帶羞慚暗暫揚　覌到
皇封花誥金　止不住　櫻桃一点綻紅香
話說項南金見了誥封不覓笑容可掬侯五嫂踴躍道
小姐小姐待我展開來你看可念匕封爺什広夫八說
罷就把錦軸扯開乱叫千金覌看
五嫂是　識字之人先就覌　不等南金開口念　他早
已　一声高叫是王妃　阿唷恭喜恭喜小姐洪福齊天
这不是忠孝王正室王妃広　項女聞言笑了声　自家
看匕果然真　舒翠黛　綻朱唇　粉面生成着寔欣
想不覺喜洋咳嗽　挑簾入戶進房門　阿唷謝天謝地

保伯奴大事能成 費尽心思費尽怀 不辞辛苦冒名
來 虽然未認爹和母 現在已 眼見姻緣可合偕
咳真正要想不到我項甯金一个富家女子竟要做千歲
王妃的 何期福分这般長 該嫁東平忠孝王 怪不
得 別姓提亲都来就 怪不得 盧家欲娶又先亡
原来我是王妃命 所以竟 就死無緣旧聘郎 咳真
乜奇絕八家說千里姻緣一線牽我竟是萬里姻緣一線
牽了 盧氏郎君死得奇 分明讓我做王妃 当年如
若成婚了 那裡有 花誥迎来这等儀 今日光耀真
極矣 轉眼間 十三良旦卽佳期 咳这等巡奇了难

道那真麗君的福分倒不及奴家　皇甫門中人命運倍
是他愁苦是他悲　丹青寫像留遺影　冠帶更粧出內
闈　待得夫家與復了　王妃又讓我來爲　這般薄命
傷心極　真正是　才貌全而福分虧　却笑奴家何所
德　現成封誥倒先先　向晴妙呀如今也不怕更移了
就便臨期有變更　我已是　受封納聘彼家人　況兼
緣既完婚配　不怕他們不畢姻　項氏南金思到此
笑溶溶　心中歡喜面生春　慢言小姐香閨事　且表
前廳歡宴情　酒過三巡媒欲起　項員外　回盤禮物
早排成　多富貴　甚豐盈　也不慚于宦門　御史

登軒重押轉　笙簫声起又隨行

話說尹御史押回項家之亂王府內也演戲開筵那忠孝王坐在灵凤宫中到这一天更竟煩惱

不陪世旧飲瓊漿　只是沉吟坐在房　短嘆長吁心更悶　纔眠又起意加傷　万般愁緒千般恨　偏偏的風送笙歌到耳傍　忠孝王爺添氣惱　叫过了　那班僮仆發威光　吩咐僮門快些傳言出去孤家病在房中還有那些兒快樂敲什么　諸人垂手應声声　只得將言告太妃　尹氏心中憐愛了　密傳旨諭叫低些　深宮大院重重隔　小王爺　還道笙歌已住其

話說這一日王府虽逢喜事只因忠孝王心内愁烦蓋没些春風喜氣太妃把一切礼物都交與郡主收藏自已坐在宫中也是愁眉不展

蘇家奶〻見其然　他預先排理事端　心掛飛君憂小姐　神傷聯雪女嬋娟　难出口　不揚言　痛淚惟於眼内含　尹氏太妃呆坐着　眉頭緊蹙意煎〻　銀盞展　笙歌斷續無腔調　舞綵宫　笑語稀疎没酒筵　冷清〻　翠幙不開花院静　凄惨〻　紅灯空掛画堂寒　眼前已是傷心色　又遇着　云氣陰〻欲雨天　王府這番多冷落　只有个　江嫣得意倒欣然　慢談

外面淒涼景　且表多嬌郡主言　坐在香房無事後
想起了　東平千歲將爺遠　呀正是那爹家不知怎庅
樣了　自從欽限提刑緣　越要愁來越發煩　日逐少
加三頓飯　堂前頗問兩回茶　無精色　沒欢言　睬
在宮中女子般　又說身體今有病　不知到底怎生緣
呀也罷此刻在宮無事不免去探望一回　夫人想罷
起身來　整了整　金风乖珠壓鬢釵　犹恐泣嬌多說
話　只帶着　一名小婢下廷階　簡翠袖　欵紅鞋
就向房中談风來　折疊扇兒拏在手　挑開簾幔進宮
合　只見那　西堂寂乜少人踪　朱門半掩影朦朧

夫人纔欲推扉人　千歲已　床上言声誰到宮　吃什

一庅人掀簾到宮作甚　燕玉低々應了声　推開龙风

兩宮門　猱綉履　欵鑲裙　走進房中衆风睛　只見

王爷床上卧　眉消翠暈臉消春　帽後欹枕容佀瘦

靴脚掘床力不勝　冷清々　綉幔搖風鈎半掛　凄惨

々　金炉斷火篆無焚　挑落淚　可酸心　一派凄凉

觸目生　郡主那時忙進步　紅罗帳下問皇親

阿兄下為什麼十餘天愁服愁悶坐不出來散々心情

有甚愁煩還該放開些纔好

未識身躯怎欠安　不遊宴客不臨筵　看君面貌都消

疲　還該把愁悶丟開放寬　千歲一覩劉郡主

翻身坐起綉衾間　眉峰淺　臉霞殘　斜把烏絲亂挽

冠　拉着多嫁牀上坐　嘆口氣　凄凄慘慘謂嫦娟

呀又要金雀夫入到來看我　孤家心病已深沉　只是

思量負了卿　花燭以來長久矣　竟未曾夫妻一夜

共床衾　怪我只望娶了原配再與你同房　倒弄出

冒名頂姓一樁敍　進門反要稱原配　孤怎忍拿着

吳卿往下排　阿嗜好生憫恨如今又逼不得君亲只好

娶他的了　待等完姻那女娘　孤家也是不同房　妨

卿猶未成恩愛　豈肯局假冒君敘反共床　依了限

期逆了旨　我只有　空悼冷落一条腸　由他[illegible]衙出
他媳　任彼延生任彼亡　虽只掛名為正室　情疎断
不当書房　咳金雀夫人呀你叫孤家那裡委决得下
孟家岳母在朝初　指定恩師酈保和　他若难分真共
假　怎该有　这般胆量勝卷圖　當因見得分明了
所以敢　直説明堂恋紫要　咳吴卿呀那時候圣上若
肯為顾孤家只用把酈老师細加一番追究怕他不吐露
真情　朝廷先就一心偏　依着他　也説那[illegible][illegible]乱談
奏句話來听句話　那天的　当朝好個[illegible]論波　有人
擅敢明堂招　拏問金銮法不寬　昰上已經傳此旨

教亦呆　如何斯孩偕而行　以男裝你想朝廷又不肯
週全於父母又不得能作主難道教我不同生前老師作
对不成　百計千方亦枉勞　料來允從也難謝　孤家
明曉無成矣　但總是　悽希于心不得拋　兒今自覺
仍自惱　癡根相共病根交　如今此事休提了　看起
來　還要丟將命一條　阿夫人你試上我額上手中看
可是有些　從孫嫁孫家呀生而何必死而何惧止不过
上負父母下負芳卿　忠孝主谷亦難倚　兩边不覺淚
紛紛　有心還要多言句　只恐怕　良貞郡主要疑心
燕玉性情原最軟　听了這　傷心說話那能禁　宵懶

淚 色凄慘 一腔傷怀淚已淋 方俯低頭方始起

輕舒玉手試寒溫

聽說這位刘郡主情性矣艮温柔而胆小一听出孝王

這些言語那裡还忍耐得來一壁試探寒溫一壁揮珠

珠淚

夫人聽了好彷徨 掉轉纖腰倒坐床 嫩指搽尖眉皺

匕 臉靡粉額淚双匕 心內急 意慌匕 竟係王爺

既要亡 恨不得 頃刻以身相代病 恨不得 登時

割股去煎湯 思妙計 想良方 麼着靠山告粉郎

何原下你自己保重身軀不要說這些言語 堂上翁姑

只消君　其已是　心頭之氣掌中珍　值衛一脈難覓
郎　怎把這　金玉身軀看得輕　既發熱煩惱早說
公婆也好請醫生　緣何閉上口轄啤　自己遲延假自
身　咳君侯呀你既知自己的心病就該撇去些煩惱
就使推千放下懷　不思几次也丟開　終朝氣悶終何
用　君要想　怕得身區好處哉　伺候下呀奴倒有个
主意在此　孫府娘深意不差　老承或者果關切　知
今威過难行了　竟借此　染病之由去請他　那相精
詳知脈理　聞得說　岐黃已算老名家　公上如若相
求看　夫子难推定到衙　伺君侯呀那老師若來看病

你就可以暗察情形了 如他果是孟千金 豈有个鐵石之腸难動情 見你爲伊成此病 少不得另生妻楚一番形 陛下那老師若然斷也 我們就可以商量了 也休上本奏君王 竟請娘上走一場 去見宮中皇后面 求他作主勸他前 外上手足恩情重 豈有不 不忍心來不忍腸 中外夾攻相办起 那時節恨鄰明堂 陛下說是這般說行止卻隨俗意 若怕仍然犯老師 這然討個就休提 也不須 相求堂上公上請 也不須 人奏宮中国母知 免得奴家擱聲你 再造一氣賞支持 夫人說那些腸話 忠孝王

眼英俏朋賞巧思　阿哨妙何真所謂有智婦人賽过男
子　孤家前次欠調停　竟未曾　想到昭陽院裡人
以吳事而中不應　自然难就与难成　若还早有考喞
討　倒已忙　此刻道遥已做成　可惜夫人相告晚
又教我　悵上關上几朝昏　孤家實不周全處　卿竟
想惜諸孔明　足智多谋深拜服　迭你不　新併緋號
支陳平　阿哨芳卿好智哥　孤家依你從行了　今朝天
君且從容　明日裡　当懇翁上救宰公　果君这番如
我願　夫人真是大奇功　王爷說到心欢处　手拉青
郎士春失不放鬆　那王見言称过獎　也生喜氣折春

風　情密々　意濃々　共坐牙床笑語同　直至上灯
方始別　劉郡主　依々叮嚀兩三重　吳下呀自家珍
重　女明日再來問安　忠孝王爺跳下床　慇懃來送女
紅粧　声々撫慰臨門別　句々温存附耳傍　曰觀夫
人歸去了　一回身　眼前只覺越淒涼　心又想　意
重傷　倒在紅羅帳何盤　嘆到底有个人談々說々者
得不甚冷靜　此時独地好愁煩　形又孤來影又单
空做東平王子位　竟未嘗　偎紅倚翠一朝欢　於時
千歲心悲慼　外面已　掌号盈々撒酒筵　此夜不談
々次日　小皇親　早晨兒梳整衣冠々

話說忠孝王已是十分衍病朝々飲食少加夜々身子發熱而貌比前消瘦精神着實損傷只因这几日武宗王夫归料理行聘無暇顧及孩兒但自已亦心中不欲求生求去告知多時

因而展轉十餘天　竟未延医看病端　夜々發燒無氣力　朝々減食損真元　精神恍惚多南夢　步履伶仃只厭眠　悽凄々　臉上退殘紅兩岸　愁脈々　眉頭麼損翠双彎　这天越發加沉重　没奈何　坐在吴幃强整冠　意欲告親巡鄉相　心中又　躊躕不决几多番　只且住这鄉老師不是好惹的待我斟酌斟酌再行

來遲　前回薛姆說其因　到底亦札未尽去　不甚擬
人邀侍講　問一問　懿亲府節怎情形　舅兄如若分
明說　我就曉　鄰相何言存甚心　免得忙中踈孫点
又救他　無證無証頗前情　王爷想起的端定　隔帳
低上叫一声　阿人來傳孤的曉諭着一名家人速即到
相爺的府中　我身子十分不好自己难已吞所旧老爷
如若有閒請过合來說句言語　窗外諸僕應諾齊一
声命下急如飛　家丁忙往龍圖府　不多時　回爭宮
前稟是非　致聚小干甚得知已往龍圖府相請过了只
因論太夫人亦是在床個恐光景又條前番旧老爷不得

府開叫小人同來察談　王爺听罷色凄然　后母原來也不安　想必那天再氣坏　这番病又似前番　東平千歲長吁氣　隔着罗幃把命傳　叫家人再去走遭說小王爺着兒病重說一句要緊言詞但老爺到一到兒立時莫悞　家丁院內應声高　隨即更行第二遭　忠孝王爺房裡等　進延不至越心焦　少停時上云版响伺候書童異事啇　啓千歲得知孝命的家人已后孟步老爺一齊來了　王爺聞报兩眉揚　立刻傳言請進房國丈於時陪着入　靴声振上進華堂　兩边人串作開簾幔　吃嗽着同向裡行　武寧王爺随后边　一見了

孩兒面貌大京惶　阿肯我的老田兒你怎麽消瘦得這
般模樣　為因逃朝不空閑　意無閒七房丑上　只道
寫　厭陪宾客伴推病　只道兒　氣異腑怀故廢餐
此刻一聽京坏我　如何瘦得這般顏　攻了不得了阿
緣病到沵泥怎麽不教人告訴我　爲父如知這信音
少不得　忙中也要請医生　緣何安七無言語　病到
身軀若出深　自已隱瞞也罷了　怎麽說　那班僮仆
亦糊塗　阿哨好生可恨把那些伺候的奴才就該处死
怎麽小王爷有病竟不声揚　国丈太將怒不斷　朝輕
頓七般肩尖　少年侍誡指頭若　一掛孝　促步臨床

你倏然　啊呀吳妹大怎么病成了好些有什么害惡
看君顏色大低微　還該請　明白歧黄善医　細訪
自家妝恨久　這般將破万金軀　加些言語運上推
忠孝王爺色倏變　啊此日兄來了請坐請坐恕不遠迎
賢爺已不須着忙不曾見死生有命　王爺試着淚將來
背靠床欄沉掩悶　回文見言來嘆息　加多聞落也悲
哀　起已坐在床前椅　小王親　飲過茶將問起來
啊旧兄病的所由也欠安么可見別一天着了氣惱　特
請開言一般何　應聲病起自朝回　君王偏護男堂相
我們是　有口难分但吃苦　衆母們曾經过此　学了

遂 一番重責又加悲 如今連日床中卧 又像前遭
病勢危 消瘦也同吳妹丈 想是亦 剛要夜夜緊追
隨 咳嗽是心病須將心藥醫 教我也無法可施 加齡
說着壓肩擎 忠孝王爺感嘆同 短長呻唈嘶啟口
心傷腸斷又低容 孫脈上 恨重上 半响含悲叫舊
兒 阿舊兒我的病源同岳母一樣也不須細言了但是
婚姻雖則難成就須知明白 前番岳母口中云 明
七說 麗相其得已認來 手有兒來言有據 我方一
未泰朗廷 何期等得場闈出 他却又 变下容辭不
肯承 阿舊兒那時候若俯從皇上生與責了不誰生

戲師的罪名叫我君何質証 無可如何退出朝 到去
了 臨門請罪兩三遭 勸生修好非容易 再不敢
復教洪姨折禍由 今看姑母朝內奏 我却又 促匕
感匕動膽胱 心大亂 意難抛 淚到深沉日夜焦
懇將方今倚急了 遣人來把旧兄邀 阿侍講今你是
知道的那一天麗相認親到底是怎樣光景 望乞今朝
說一番 莫嫌屑屑莫嫌煩 從頭至尾端詳講 自始
而終仔細詳 說匕他 未認之前何等狀 說匕他
相親以後怎生緣 般匕班班無妨碍 就煩賢 嘱我
言詞也勿嫌 孟孝王今言到此 恐不佳 [illegible]孫双淚

胸前將　加齡侍講心傷感　他就把　交椅移上近帳

邊　話說孟加齡見忠孝王兩般相問就坐近紅羅帳前

細上的向他告訴　侍講加齡坐近床　從頭至尾訴端

詳　述子將亂嘗堂処　嘆口氣　一壓眉尖意痛傷

嘆其寔有那些兒不是舍妹他誰非留恋功名罷了　其

時家母暈在床　大兩喧呼淚滚湯　他却現立無出去

看見了　舊媳昏絕好生慌　倡惱淡　面凄凉　光景

情形苦萬當　所着合門呼不醒　竟只將　自身進步

叫爹娘　曉他的那時候緊抱住了家慈叫得好生柔愁

兩袖分開瓜筭開　相呼相喚甚悲哀　悄然情景惟誠

告 難道說 眼淚都能假得來 然這也罷了他的目
見了小兒十分歡喜 抱起就與坐依傍 拉着手 左
瞧右看極歡揚 態上情真都非假 那裡是 要救人
時胡說你 若說有何相怪處 他說你 已經宣室娶
妻房 既然那上成婚了 我那何須再嫁將 莫非誤
了梁小姐 更難拋撇她參你、因而預上無其奈 又
兆着 糊胡遲疑罷四椿 只為毋來理從彼 這是他
聽你已後告宣堂 咳這不是千真萬真的事 那曉他会
遊嬉抵賴 君前擺得一些無 朝廷又 着實偏心護
保和 聽諭滿班文共武 不許人 亂談雅相起風波

九重至上真宰如此　叫我們　怎不真衷怎功龍
阿嘀真上懇絕備上的家母之病起來終日裡廢寢忘
飡作寢作熟雖則口口声声說我也不要這个資覓了
却不時上刻上盼想他
叫我真上沒了法　心神將的意傍徨　請將別者医生
至　家母又　不叫診視藥下方　湯藥殼成重潑去
總要我　來身再往懇明堂　阿爹娘又你怨他如何再
纏家觀　前後躊躇商量　像這等　如何再肯入牢
籠　料然就去相推請　我只得　防功實務暫放肺
蹺真上無法這總是皇上偏心我們也不敢相認

苻蕭言完一挺冠　又撒若　泥金紙扇遮眉尖　王爺
所聽其中細　默乞頭　閉目沉思半晌言　阿旧兄如
此說來麗保和是令妹無疑了　我如今有个主意　賤恙
假現在凶　真正是　也和岳母一般同　夜多惡夢心
神亂　日減餐食氣力空　前几天　勉強也還路地下
这几日　倦行只好臥床中　欲思借此身瘟病　意中
要　來去用遮屏宰夲　他若果然真令妹　見了我
这般假病必更猜　如其露出真原色　就可以　斟酌
而行兩夾攻　阿旧兄呀麗保和若然有些感動我們就
可以酌量而行了　家妹切恩寺寄尋　可為內助可相

帮 如其看得分明了 我这裡 娶妻中宫作主張
姐妹之情焉不念 自然竭力在昭陽 那時內外相迎
却 也何愁 天子偏心寵護將 此計未知行得否
請兄高見共商量 加齡听罷王容語 立起身來喜氣
揚 阿晴好極了这有何意不可依我的主意再作弄作
弄他 蘇家外子在尊門 用計何妨着此人 就到明
堂來看病 先叫他 套房瞧來脈形 見其一動凌
徐他 走出來 不用遲疑覓認真 倘相若依是令妹
那時候 必加悲感必加哀 阿妹又你可囑付與家外
子到那 拉住他的時節須要向他說家慈病坐思想念生

病因有藥不肯嘗有醫不肯看　他聞母病見夫危　步
不得　鉄石心腸也動悲　一感情時便露色　或有其
自家承認是蛾眉　枇然當下仍低頭　悄文處　竟奏
中宮國母悴　阿小君侯你有了皇后那助還怕什麼圣
上心偏再及麗川學士開家孫母垂危目見丈夫病他
也情願認來了　中宮皇后一郡扶　天子必　重又厭
加問保抑　麗相那時情願認　泱然服罪不推衍　這
条妙筏寫奇筹　太親翁　竟夫相遂看妹夫　侍講言
完忠大譽　忠孝王　微七般笑當床呼　阿胥姒向尽
得旧兄這番指示遊發行了　千歲其府暑已次　亭

山国丈也稱然　加齡隨即忙辭別　武寧王　送出緣
寸侍講官　上轎匆匆歸去了　他只因　惹來有病這
如煎　這邊国太回宮去　跌着脚　就向王妃尹氏言
阿賢妃了不得了這几天你我忙中無暇竟不曾看乜
孩兒
那曉老田病在宮　大加悄悄減尊容　神虛氣弱苦俱
短　恨煞憂多勢已凶　我若早知他這樣　少不得
請醫难顧在忙中　皇親相訴怨無畢　太妃就　促步
如飛往后宮　国太亭山同着走　孫家孙子亦相從
尚穿夾道花陰下　斜轉迴廊樹影中　一到掀簾齊入

內　都在那　廝鬧閃莫亂哄々

語說那氏王妃一到景風宮中看見了忠孝王這般病

症又是要吃京又是憐惜

王妃時下好心疼　又是憐愛又是景　那步金蓮臨即

帳　半為玉体抱疾生　靡粉面　點朱唇　條々喪々

叫一聲　阿嗃兒阿你何苦這般氣惱　父劝妳言拙

不听　如今病得這般危　消氣色　減容輝　行動俱

難坐在牀　既是身子狠狽了　為什么　不通父母請

医瞧　阿哨了不得了又是咳嗽發燒　有何病症快些

言　教爷々　立刻傳医好診視　金玉之身如一失

你可肯　三兄四弟舜榜查　阿呀楚因呀你毋亲心疼杀了　王妃抱着小亲王　爱了娇儿叫得伤　玉手轻摩宫额上　朱唇紧贴粉腮傍　容憔悴　意凄惶　秋水将双倾两行　苏舞一观心亦骇　忙着挑　箱罗帐内问安康　呀小王爷怎么恁般情绪竟得有什么欠安干燥症药草匕云　姑姑也好请医生　缘何自已相就候　把姑傢　金王之身看得轻　而貌十分消瘦了怎不教　太妃眼见不心疼　苏家奶子同相问　小王爷、一口长呀叫毋亲　咳罢了毋亲也不须着急　孩儿早说亦徒劳　只好是　所命由天怎讨饶　心病须

將心藥治　太醫那曉我根由　此時有个商量言　生
死亦　但看今番茲一遭　千萬言經長嘆氣　就把我
所圖之事告爹娘　回聯又囑孫奶子　茲王爷　怯上
声音氣不高　阿孫屈我你們流少老爷說奇等麗相到
来看病叫你預先躲在套房　看他情景像要悰　自然
是　真个千欲無話說　不用遲疑而覓認　拉住他
就叫小姐訴衷情
阿孫呼你可对他說流太夫人自從朝回之后又氣坏
了孙今卧病在床已像前番光景有医不肯看有藥不
肯嘗小姐若再絕情只怕太夫人性命難保

也費我 說句衷腸肺腑言 就是這 花誥虛恩都可

講 就是這 正房独宿尽堪談 表白孤 三年守義

恩情切 我自孤 一旦憂煎疾病纏 劝得他心指動

了 或者能 樂昌破鏡再重圓 咳蘇阿母呀你須要

看覷那襯匕 我才得好 龍相如其一認來 孤前那

孟家岳母兩安寧 若然竟成不全了 我的這 性命難

留只恐伊 此事特要蘇母做 須当要 謝匕酬匕認

千金 王爺言說其中故 阿小主爺姿身知道了這須

話何須囑付 待等臨期聯婚房 就在這 湘簾之内

保堪張 這些言語無煩嘱 我自然 說轉千金一片

腸　忠孝王谷連道好．回頭便叫太妳匕　阿母來此
刻就去相請老師能　王妃見說容寬暢．皺匕眉頭道
且挨．今日炎蒸雷已响　烏雲四處不吹開　適纔習
匕凉風起　據我看　必有傾盆大雨來　且停有些晴
朗日　再去請　保和孝主小三台　阿孩兒呀我想你
獨自在宮十分不便　好時轉進府無妨　今又擬匕病
在床　日內也还僮仆廣　到夜來　有誰送水与煎湯
凡間宮室難孤宿．可要个　爺已來人伴匕房　如着
送般出嫁你　叫奴怎樣放心腸　王谷見說容變樣
嘆口氣　搖首連聲道不妨　阿母來這个不妨孩兒是

孤已慣　雖然病重已逝朝　至于遂　送水煎湯到不
消　宫室九間孤循慣　母亲放這莫心焦　咳外說是
可要个知已亲人陪伴这　知已亲人大約就是東宮媳妇
了此事如何使得　孩兒果若要他陪　倒不如　搬進
宫中共了悻　分处尚然人来信　我还背　病中頓变
日常為　咳母亲呀孩兒是英雄豪傑难道还怕鬼不成
当年拨父戰朝鮮　万里長風怕海船　若到夜深三二
鼓　那些个　征魂病泣聚成團　鼎愁月慘隨波泛
鬼哭神號遍岸邊　見这兼灯观戰策　也不用　帳前
護衛一班官　如今安処家廷内　更何消　知已亲人

相伴眠　于安說完微展笑　太王妃嘿然低頭又開
言　阿孩兒你不過爲恐怕中外猜疑所以甘心獨處
你眞情願守空房　却叫我娘了之心怎放腸　那有
病人無個伴　也不消夜來送水前煎湯　咳痴兒呀
不要說你是一个皇家的天子帝后的同胞就是貧民小
户的兒女也還要加許多的愛惜　何況姣兒金玉軀
那有个　病中狼狽沒人观　既然不要東宮媳　撥几
名　仆婦前來可當值　尹氏太妃言未罷　小王爷
微微冷笑一声呼　咳母亲又來了孩兒不要女人服侍
尹氏王妃啐了声　低頭只得又沉吟　忽想家中一个

入　阿芝田呀尔这不要那不要难道由你独自一个痴
在灵风宫不成　我想家人老目忠　他倒却　小心诚
篡性从容　不如去叫伊来伴　相呼相唤也可同　君
说览由儿独宿　这个是　断难放胆与宽胸　大妃言
语犹未毕　小王爷　应诺连乜道谨从　阿母亲叫吕
忠来相伴孩儿么好乜好谨遵慈命　当年逃难出江陵
我合他　同睡同行叔侄称　今日叫他来作伴　真正
是　多将顽溺又相亲　太妃见说桃腮笑　倒骂了
懵懂痴儿三两声　咳真正可笑你这个执性的冤家倒
不要将妻子相偕情愿叫个老家人相伴　王妃说着

笑还頭　蘇奶子　在們所言倒不錯　暗叫九吉吳小
姐　真正是　狼心負字这皇柴　于時同在房簷坐
忽然那　雷緊風狂電更明
詰說房内正言之際忽然間催雨的雷声一陣緊似一
陣太妃立起來道我說要下雨了麽孩兒你可自家保
重我就去吩咐吕忠進來
王妃言説帶淚琅　把手携七哭出房　回文臨床重撫
慰　孩兒你　放開愁悶勿悲傷　今日不請明朝請
这件事　依計行來容易商　忠孝王爷難声諾　支持
着　微七抬休送爹娘　孫奶奶七相同出　太妃就

吩咐傳言到外廂

話說尹氏太妃到舞綵宮中坐下就把呂忠喚將進來吩咐他小心服侍着意相陪快叫仆婦們送進鮮粥小菜整備着應用充飢

呂忠奉命應連声　搬進深宮寢內門　枕席俱皆鋪在地　正是那炎炎天氣好安身　於時收拾都還畢　立到床前候主人　相公用些京米粥　又獻上　濃煎頭許半杯參　王爺斜掛羅幃坐　眼看家丁叫一声　叫呂忠你自坐着便了不必拘七主仆　當年可記共逃灾　叔姪稱呼叫過來　今日不妨陪着坐　我病中　自

将主仆孤丢开　家丁见說秋毫敢　恭命相陪站也該
千歲猜題当日事　真正折死老奴才　吕忠亚与王爷
說　只听那　雷閃雷雨已催來　好利害呀　白電加
銀射綠窗　雷声响處振華堂　催花傍樹風頭劲　王
爷一听添愁悶　老家人　下閣閉門猜了忙　阿甫好
生大雨小千歲下了板閣罷　千歲床中應一声　吕忠
下閣就閉門　於時落到黄昏後　几陣雷催几陣傾
老仆自家食过飯　又温來粥奉皇親　排小桌　秉高
灯　双捧金杯奉主人　忠孝王爷心氣悶　真個是
百憂如草雨中生　难举筯　厭沾唇　把粥推開不要

吞　吩咐呂忠收过去　你們各自快安身

話說忠孝王不發晚粥吩咐書童等各人去睡叫呂忠関好房門这老人家復身進來又在床前陪伴

王爺看着倒添煩　几次相催不肯眠　年紀老來偏又倦　朦朧着　一双睡眼靠屏前　难伺候　強遲延　二目惟睁只是番　千歲病中容易怒　突然高喝拍床沿　呼呂忠还夫睡広　叫你安身体不听　此時倦得这般形　無用伴　快些行　独坐床中我倒寧　老仆聞呼京又跳　梳杜剪烛展铺陳　忙下帳　就停灯　垂手壁七稟一声　厄小千岁老奴去睡了若要湯水可

呼喚一声　呂忠言訖出淚潺　竟自和衣將去睡　入靜越閙風而急　刮壞了　紅羅帳裡病萊王

話說這位小王爷打發呂忠去睡了自己卻背靠床欄坐在紅羅帳內聽了那打窗的夜雨看了這隔帳的疏灯真个是恨滿一怀愁懸千斛

王爷独坐好無聊　隱々遙聞二鼓敲　隔帳殘灯寒寂々　酒窗夜雨冷蕭々　愁心展々原宜靜　病体支離又怕宵　背靠床欄吁口氣　他的那　胸中疑慮万千回　阿爾真々愁絕方要請他看病老天又下起雨來此刻消々尚未停　多應夜雨是遮陰　明朝如若無晴

意　却教我　怎樣相滋遲大人　咳如此事不湊巧看
起來這番謀望又不能遂心的了　九重天子有偏廢
那裡許　胞如宮中作主張　如果朝廷拿定法　我就
去　懇求皇后也难帮　呀正是為什麼当今聖主似這
等愛護明堂　一个君來一个臣　有何義重兩情深
見了他　春風滿面無非笑　見了他　喜氣盈眉再不
顛　口口声声呼相國　時時刻刻叫先生　君臣就便
心投合　也沒有　如此相憐如此親　阿唷且住看那
朝廷的光景莫非為了明堂有些什麼不妙的勾當麼
細心叅詳大可疑　皇宮內閣是通衢　只須夜夜在衙

門　元天子　出入從容那个拘

阿呀不錯　呀　若趁麗明當衙附之時也可以召他進宮

也可以自家出外真正是極机密極穩便的事情了就

便還有些守衛的心腸只用皇上威勢几句道你若不

肯順從君命朕就斷送你的性命削除你的官銜還是

願生還是願死

這樣几句狠言詞　不怕明瑩不順之　留恋功名貪性

命　定然一旦失操持　初起時　強依強順應非願

次後來　相愛相親竟可知　故此君臣同一路　反責

我　謊于皇上戲于師　內中如若洩其事　爲什庅

天子存心竝等私　阿唷是呀必竟朝廷于碍着是我的
原聘雖有意而不敢收納進宮所以一聞質証明堂就這
般偏听而大怒　就裡多應是恁般　因而天子一心偏
那人故亦惟推類　絕案情　忝着朝廷忝着官　如若
麗君真至此　少華竟　片心空守旧姻緣　吔孟麗君
呀孟麗君難道你一个蓋世聰明的女子倒做出這些事
來　孤家為你是如何　一片真心作義夫　平日不來
紅粉女　痴中姪用老家奴　你知果有虧心處　反倒
是　孤未忝卿卿負孤　吔麗君的原聘呀你若為娶了
劉燕玉變心這到孤家不怪　原是高堂錯主張　過兒

做了薄情郎　既然已娶他家女　难怪芳卿冷了腸
話舟雖曾相表白　你心中　如何肯信不同房　若言
此事吾參透　惟恐你　一命痴迷爲帝王　害我不知
朝廷何意厭相何心　願天明日散陰雲　也教我　謀
遂心來爭遂心　再待几朝長脚雨　孤只好　一条性
命悶中傾　王爷想到情深處　意乱神飛更不寧　直
坐到　燭吐双花擺玉陷　直坐到　雨分千点滴难平
直坐到　夜燦又再過身熱　直坐到　虚火潜騰兩頰
升　冷凄々　隻影孤形嘆薄命　愁脹々　長吁短嘆
盼天明　寒悽々　巫山夢斷怨鴛枕　恨怩々　捲衣

魂消翡翠衾 忠孝王爺多懊悶 這一宵 病患深到
更难禁 不知請得明堂否 且待那 十五之中再細
云 織錦天機聊擱下 生花彩筆暫停止 絕听那
連街炬火除殘臘 又見这 遍野燃灯報早春 真个
是 錦繡堆成幸子國 真个是 笙歌擁護望仙門
今宵一本元宵後 且等我 点筆裁成幾次成 要識
後來何所事 再將十五表分明

再生緣十四卷終